《漢書》版本之再認識

馬清源

一、引言

《漢書》之重要,無需贅言,歷代傳刻不計其數。其版本之複雜情況於正 史之中似僅次於《史記》。但受制於各種主客觀條件,先代學者對《漢書》之 版本少有論及。清儒開始,雖重視《漢書》版本之學^①,但當時諸宋刻善本多 爲藏書家所秘藏,不易爲普通學人所見,故清儒所論,多據抄校、題跋,輾轉 相引,不免時有紕漏^②。由於清儒不可能目驗衆多善本,故而所論多僅是各種 孤立的《漢書》版本,至於版本源流,則大多據傳聞輾轉相引,又時有自矜己

^{* &}quot;教育部人文社會學科重點研究基地項目基金資助 (《北平圖書館舊藏宋元版研究》, 批准號: 12JJD770014)"

① 王先謙在《前漢補注序例》中對此情況做過一簡要説明:"國朝諸儒講求板本之學,致力《漢書》者多用南監本,此外如景祐本(王念孫父子校)、閩本(錢大昭校。明按察司按察使周采,提學副使周珫,巡海副使柯喬等刊)、汪本(朱一新校,明汪文盛刊)、德藩本(葉德輝校,明德王刊)、乾道本(宋乾道中刊)、北監本(以上二本,先謙校)。並備搜羅,間有甄采。"(王先謙:《漢書補注·前漢補注序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頁)可見清儒對《漢書》版本校勘之重視。

② 如張元濟《校史隨筆·殿本從劉之問刊本出》中提及,關於慶元本之刊刻者劉之問,"王鳴盛《十七史商権》、吴騫《愚谷文存》、楊紹和《楹書隅録》均作'之同',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志》作'之同',顧廣圻《百宋一廛賦》及注均作'冏',惟明監本、王先謙《漢書補注》作'之問'。余見初印宋本,實作'之問'。"可見一斑。參閱張元濟《校史隨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3頁。

書之情況。所以從整體上來看,清人題跋所論《漢書》版本,用來考訂孤立的《漢書》版本問題可,但對梳理《漢書》版本源流,則多數意義不大。民國時,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趙萬里《兩宋諸史監本存佚考》諸文,僅涉及兩宋監本《漢書》之情況。主持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張元濟先生,經眼《漢書》善本既多,於其《校史隨筆》列"景祐本之由來"、"景祐本之遞嬗"、"殿本從劉之問本出"、"宋祁校語之各本非捏造"諸條,考訂《漢書》版本,所得結論較之清儒,已有飛躍。

上世紀中葉之後,大陸對《漢書》版本研究的文章不多。據筆者所及,主要有《中國版刻圖録》涉及考訂宋刻《漢書》,其主編者趙萬里先生有深厚的版本學水平,故《中國版刻圖録》雖所涉《漢書》版本不多,但其據刻工考證所謂"景祐本"之爲北宋末南宋初刻本、定"白鷺洲書院本"爲元刻等等,結論確不可疑,代表了當時版本研究之最高水平。另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點校本《漢書》,書前所附《出版説明》對當時點校時涉及的《漢書》版本作了簡單的源流歸納,其分"補注本"、"局本"、"汲古閣本"爲一系、分"殿本"、"景祐本"爲一系,然前者顯而易見,後者則不無問題,當是點校之時未見慶元本《漢書》之故。

點校《漢書》時所見的版本實即電子時代之前一般學人所易見《漢書》版本之極限。隨時代之變遷,舊家故藏化而爲公共圖書館藏品,特殊年代也難以利用。更爲重要的是,中華點校本出而故刻本廢,普通學者亦無查閱刻本之需要與動力,故此後相當長時間內,國內對《漢書》版本之研究終無有大的推進。

相反,這一段時間內,國外學者的治學條件好於國內,其中對《漢書》版本做過研究的主要是日本學者。言其大者,前有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東京:汲古書院,1983年增訂版),涉及臺灣所藏《漢書》善本,主要考訂所謂"福唐郡庠本"及兩淮江東轉運司本。80年代,尾崎康先生則詳細調查大陸、臺灣、日本所藏各種《漢書》宋元版本,於其《正史宋元版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89年版)一书,詳細考察現存《漢書》所有九種宋元版本。是書結論之得出,一方面親驗原書,避免了以往僅據書目題跋以訛傳訛之通病,另一方面將所有正史宋元版加以綜合考察,輔之可靠的關於刻工等方面的知識體系,其整體結論至今無有超越者。①

随着古籍影印事業之發展, 諸先前不易得見的宋元版《漢書》相繼被影印

① 此書出版之時,限於當時條件,部分版本未能核查。後 90 年代尾崎康先生又作《北京圖書館藏正史宋元版解題抄——〈正史宋元版研究〉補訂》一文,中文版由陳捷翻譯,載《北京圖書館館刊》1995 年第 3/4 期,第 75—81 頁。

出版。日本所藏兩部慶元本《漢書》均早已影印出版,其中一部甚至附圖像光盤。近十幾年來,國內古籍影印事業亦有大的進步^①,尤其是以政府之力,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後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之《中華再造善本》將多種以前難得一見的《漢書》版本集中出版。計有國家圖書館藏北宋刻遞修本(2003年,即所謂景祐本,下簡稱景祐本^②)、南宋蔡琪一經堂刻本(2003年,下簡稱蔡琪本)、元白鷺洲書院本(2003年,下簡稱慶元本)^④等。即便一時未有影印出版者,近來網絡亦多有電子文檔可供參考。如天一閣數字化所藏古籍,其中即有《漢書》明南監本早印本(嘉靖八年)、修補本及明汪文盛本可供免費瀏覽;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崇正書院本、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明汲古閣本等諸多《漢書》版本,亦可較方便的在相關網站上瀏覽。

事實上,自從本世紀初以來,因爲條件的改善,對《漢書》版本之研究有 更一步的推進。周晨的《宋刻〈漢書〉版本考》,因時代尚早(2002年),大 致仍沿襲利用前代題跋研究版本之方法,全文考訂《漢書》兩宋時代的版本, 既論流傳至今的版本,亦根據文獻記載略述現已不存之版本,並初步擬定了一 份《漢書》版本流傳系統圖⑤。綫裝書局影印北京大學藏慶元本《漢書》,附有 楊海崢先生《影印説明》一文,對此慶元本《漢書》的版本特徵、缺頁抄補狀 況及《漢書》另外幾個重要版本等情況作了較爲詳細的説明。

從可以反映學術界研究動態的碩博士學位論文來看,涉及《漢書》的版本研究的論文亦有增多的趨勢。相關博士論文主要有南京師範大學謝秉洪先生的博士論文《〈漢書〉考校研究》(2006年),文中《〈漢書〉流布與刊刻概貌》及《對〈漢書〉考校研究的幾點認識——關於版本系統》兩節中對歷史上《漢書》版本及版本系統作了簡單概要的説明。北京大學王勇的博士論文《宋刻慶元本〈漢書〉研究》(2010年),在重點論述慶元本《漢書》的同時,對《漢書》各版本亦有梳理。碩士論文則有中國人民大學顏士剛《宋人對兩〈漢書〉

① 清殿本《漢書》作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影印《二十五史》之一種,已於1986年影印出版。

② 《中國版刻圖録》關於此本《漢書》之解題及尾崎康先生《正史宋元版研究》早已指出,此本實際上是北宋末、南宋初之覆刊本,本文爲免新起名稱産生的混亂,姑依傳統說法,將其簡稱爲"景祐本"。

③ 《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時仍將其刊刻時代定爲"宋嘉定十七年"。然《中國版刻圖録》早已 辨其失,應爲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刻本。參閱北京圖書館編《中國版刻圖録》第1册,文物出版社, 1961年,第32—33頁。

④ 先前亦有綫裝書局 2004 年影印版, 唯掃描、印製精度不佳, 以致所成大失古本風貌。

⑤ 參閱周晨《宋刻〈漢書〉版本考》、《襄樊學院學報》2002 年第1期,第76—79頁。

的整理與研究》(2005 年),涉及《漢書》版本及宋人對《漢書》的刊刻、考訂等內容,西北大學倪小勇《〈漢書〉版本史研究》(2009 年),梳理前代題跋,主要從文獻角度對《漢書》歷代版本作了考察^①。這些論文多能利用相關已影印《漢書》版本,故而其結論漸有推進。

版本研究之難,首先在於善本難見,對《漢書》版本之研究亦不例外。一人之力難以看到諸多善本,即便看到,面對《漢書》此一部百二十卷之大書,要想有準確的版本認識,亦非短時之功。不可否認,受制於各種條件,不少論文其實並没有完全擺脱依據前代題跋而論的思路,實未能覈查原書,亦對尾崎康《正史宋元版研究》此一重要論著少有參考。雖然側重點各有不同,但所得結論均不免有所偏差,以元槧爲宋刊者有之,誤分一本爲兩本者有之,與親驗原書之尾崎康先生等人之研究存在較大差距②。

中華書局《漢書》修訂開始以來,相關學者對《漢書》版本之認識更有進一步深化,其《簡報》亦登載了不少點校承擔者對《漢書》版本的考論文章,如第51期即刊有朱桂昌先生《對〈漢書〉蔡琪本、白鷺洲本的幾點看法》,指出這兩個版本較之慶元本有更多的劉宋校語。第71期有孫曉磊《論汲古閣本〈漢書〉的來源問題》,提出汲古閣本的來源爲北宋景祐本一系等等。但關於《漢書》的整體版本狀況,則認爲"《漢書》自問世以來,歷經傳抄和校刻,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版本,歷代傳承情況比較複雜,迄今爲止學術界尚無定論。"③故而對《漢書》之版本,仍有進一步研究之必要。

雖有缺憾,但上述文章的出現,畢竟對《漢書》現存版本狀況等方面作了 初步的梳理,篳路藍縷之功,不可磨滅。到目前爲止,現存之關鍵《漢書》版 本主要有如下幾種^④:宋"景祐本"、南宋湖北提舉茶鹽司本(下簡稱茶鹽司 本)、南宋兩淮江東路轉運司本(僅存殘本,下簡稱轉運司本)、南宋前期建刊 十二行本(僅存殘本)、慶元本、蔡琪本、所謂南宋"福唐郡庠本"、元白鷺洲

① 是後其又發表《〈漢書〉版本史考述》,見《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1月號(第43卷第1期),第142—146頁。中心觀點未有大的改動。

② 如周晨之文誤將百衲本《漢書》的底本——所謂景祐本與現存所謂"宋景文公校本"誤判爲兩本,當是限於當時景祐本原本未影印出版、而先前之百衲本影印時刪除所附宋祁校語之故(見氏著《宋刻〈漢書〉版本考》,《襄樊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第76—79頁),倪小勇的論文亦誤(氏著《〈漢書〉版本史研究》,西北大學歷史學院2009年碩士學位論文,第14頁)。

③ 謝秉洪《〈漢書〉考校研究——以中華書局點校本爲中心》,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2006 年博士學位論文,第 24 頁。

④ 這里所列《漢書》主要版本不涉及白文本(無顏注,主要爲明德藩本、明吳勉學本等。異日如有機會,當再爲考察)、明末"評林本"、清末以來各種坊間石印本、影印本等。另外,據文獻記載推測有、然無傳本者,亦不論,如各種北宋刻監本、南宋王叔邊刻本(據其《後漢書》牌記有"本家今將前後《漢書》精加校證"云云,應亦刻有《漢書》,然今未聞有傳本)等。

本、元大德本、明正統本、明南監本、明汪文盛本、明北監本、明汲古閣本、清殿本、清局本等。諸本關係,先前學者已有明確認識、無需再贅言者: 蔡琪本依慶元本翻刻、另加部分校語; 白鷺洲本乃覆刻蔡琪本; 明南監本 (狹義,嘉靖八年以後) 以慶元本爲底本、多有删削顏注及所附校語; 明北監本以南監本爲底本; 清殿本又以北監本爲底本、参校宋慶元本①; 清局本以明末清初汲古閣本爲底本。現遺留問題爲: 宋景祐本與所謂 "福唐郡庠本"、正統本之關係; 茶鹽司本、轉運司本、南宋前期建刊十二行本、元大德本、明汪文盛本之具體情況; 明代汲古閣本之來源等問題。

今日條件,與前幾年相比,又有質的進步。除去茶鹽司本(全本)、南宋前期建刊十二行本(殘存5卷)均藏日本静嘉堂文庫,暫難以見到;轉運司本國內僅存數卷殘本,筆者所見僅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十六葉殘卷之外^②;其他各版本均可以通過各種途徑看到。下文筆者通過考察其他版本,推測兩三種未見版本對於認識《漢書》整體版本狀況影響不至於十分重大^③,故而決定在版本有缺環的情況下草成此文。近筆者幸得《漢書》修訂組汪桂海、何晉等先生之信任,忝預其事,對校列傳前十卷之各版本(下引異文,主要據此十卷);又從喬秀岩先生問學,隨時請益,所獲良多,見其譯本《正史宋元版研究》^④,對

① 至於慶元本與明監本、清殿本之關係,王先謙云:"明南監本,即用建安本者也。但於注文刊落甚多。……國朝文教昌明,圖書大備,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刊《漢書》,用監本精校付梓,别加考證。"(王先謙《前漢補注序例》,第2頁)所論大致符合實際情況。近人張元濟先生亦云:"明監本即據劉本覆刻,然脱誤甚多"(詳見《校史隨筆》,第13—14頁);後明北監本據南監本;清殿本雖"用監本精校付梓",但據齊召南跋語:"乾隆四年奉敕校刊,於是書又加詳慎。臣照等既與諸臣遍搜館閣所藏數十種及本朝李光地、何焯所校,再三讎對,積歲獨時。凡監本脱漏,並據慶元舊本補缺訂訊,正其舛謬,以付開雕,稍還古人之舊。"(見殿本《漢書》齊召南《跋》葉2b)則在刊刻過程中亦曾參校慶元本等補充明監本之刊落處。

② 現存國圖之兩部疑似轉運司本(書號17815、17820),因未攝製膠卷(原書自不可見),故而未能核查,甚爲遺憾。今據筆者所見北大圖書館藏殘卷十六葉,姑略言一二:此本每半頁九行,行16字,然其既是官刻,出當時中央監本無須懷疑,惟不知爲何版監本而已。今查其中"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句,顏注引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也。"慶元本對應位置有宋祁校語:"宋祁曰:景德本蘇林註文云'十二得十中之二萬人'。無'二十''當百萬'五字。景祐刊誤本據《史記》註當作'二十萬人當百萬'。又余以爲若蘇說已明,顏安得更於下解云'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且轉運司本殘葉此處不見擠刻痕跡,據此似可推測其底本仍是景祐本。

③ 轉運司本情況如上注所推測,茶鹽司本亦是官刻,其出中央監本亦可推測。至於南宋前期建刊十二行殘本,與明汪文盛本似有關係,詳下文第六章。

④ 即將出版之《正史宋元版の研究》中譯本中,作者廣泛參考日文版出版後二十餘年之學界研究成果、查閱新近出版之《再造善本》正史部分,既有增補,又修訂了先前部分觀點。中譯本另附譯者喬秀岩先生之補訂,全書所得結論更臻完善。下引觀點,均據譯本,爲便覈查,酌附日文版頁碼,部分內容爲中譯本所增補,不出注。

《漢書》版本涉及之古籍刻工等問題有一些新的認識。在上述基礎上,今廣泛查閱各種影印本、國家圖書館所藏善本膠卷等,務以目驗爲主,希望爲學界提供多一點的信息。

二、"景祐本之遞嬗"

現存之景祐本、所謂"福唐郡庠本"、明正統本,均爲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之版本,版式特徵均一致,可以確定其關係密切。於此三本之具體關係,前人已有不少推測,筆者所及,近人張元濟先生《校史隨筆·景祐本之遞嬗》即已指出:

《漢書》由景祐出者:一,宋福唐本。丁氏《藏書志》云"宋諱有缺筆,版心注大德、至大、元祐、元統補刊。明天順五年鎮守福建都知監少監括蒼馮讓重修《跋》云'福庠書集,板刻年深,詢知模糊殘缺過半,不便觀覽,心獨側然,鳩工市版補刻'"等語。二,元大德本。黄蕘圃跋《後漢書》,謂:"景祐至大德,大德至弘治遞爲修補。"而陳仲魚則以爲"元時重刊。兩《漢》往往同刻,自可以此例彼。"是本所配《溝洫》、《藝文》二志,亦均大德八年刊及至大、延祐、元統補刻,雖無景祐原本一葉在內,而實爲其所出,可斷言也。三,明正統本。蕘圃言:"建安劉(原)〔元〕起本,又有一大字,皆名爲宋,而實則不及元、明刊本。惟正統本最稱善,以所從出爲淳化本也。"以上諸本皆半葉十行(二)〔一〕十九字,小字二十五至二十八字,與是本全同。覆刻且爲世重,此爲原刻,其聲價不更增乎!是本《禮樂志》末有"學生席珍齋諭何霆校勘"一行,《五行志》中末有"對勘官左通直郎知福州長樂縣主管勸農公事劉希亮"一行。學生齋諭均廁身庠中,對勘者又服官福州、於福唐本當有關係。①

是則與景祐本關係密切之多種版本已引後人之注意,惟不能確定其爲修補抑或 重刊而已。然以古書版片之磨損速度,印刷頻繁者,二十年間七八成書版已爲 補版替代者並非少見②。於南北宋之間至明代正統年間,又何止十數個二十年, 故而究竟爲補版或爲重刊,本身即難以説清。今據《正史宋元版研究》所載, 并作者查閱國圖膠卷所得,首先可確認上引陳鳣(仲魚)所謂"元時重刊"云 云之"大德本"(與下文第四章所言之"大德本"不同),實際爲元大德年前後

① 張元濟:《景祐本之遞嬗》,《校史隨筆》,第8頁。

② 參閱喬秀岩《古籍整理的理論與實踐》,《版本目録學研究》第一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第7頁。

一次較大規模之版片補刊,非自成一獨立版本,且補版葉版心往往刻"大德八年補刊",一"補"字,即可説明問題。剩餘三本,即"景祐本"、所謂"福唐本"、正統本,三者關係往往有不清之處,乍看確似有前後覆刻關係,但實際情況仍需詳爲比勘。今以筆者國圖查閱膠卷所得,略述管見。

1. 所謂"景祐本"

所謂景祐本,經趙萬里、尾崎康諸先生考訂,其爲北宋末、南宋初之覆刊本已無疑義。《正史宋元版研究》謂"今存兩部,皆黄丕烈舊物",此兩部現均藏國家圖書館,其中先前百衲本影印之本近又經《再造善本》影印,學者見之已便。

審此景祐本之版刻,可發現多處有經剜改之痕跡,然審其字體與他處相似,應是所覆之底本已如此,非刻成後又加剜改。試略言剜補之例: 1—20a—5 (卷一葉—行,下同),"因令反"三字,較之他處,明顯字小緊湊。6—12b—3,行末"失之"系一字位置。1下—19a—6 注文 59 字,顯系後來重刻,版面擁擠。除剜補外,又有删字而導致字距極爲稀疏者。較爲明顯的有 1—21a—倒 1處注文"師古曰繕補也"六字,對應八字位置,版刻極爲稀疏,必是經剜删之後重爲排版。6—4b—7 處"曰朕飾子女以配",同樣版刻稀疏。

據史籍記載,真正之景祐刊誤本(即此"景祐本"之底本)乃是在北宋景德監本基礎上"改舊摹版"而來,"然猶有未盡者"①,即景祐本在景德本原版之基礎上進行剜改,而非重刻,故而出現上述版刻擁擠或稀疏之情況。"改舊摹版"之具體情形有慶元本所附宋祁校語可爲綫索,具體情況已見學兄王華禮《宋祁〈漢書〉校語考證》之對比②。但仍存一些問題:如4—4a—7,"制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吕用事擅權。"宋祁校語曰:"景德本無'制韶'二字。"今景祐本有此二字,但不見擠刻添入痕跡。1上—17a—4,"賜以酒噲因"處,校語云"《刊誤》據史館本添噲字"。然景祐本此處有"噲"字,亦不似有挖補痕跡。考慮到校語有經整理,或現校語反映之情況已不準確?或當時景祐本之於景德本"改舊摹版"時部分版面經重新排版?再者,現存"景祐本"既爲覆刻,其底本是否爲真正的景祐本,即真正之景祐本之後,是否又有"新本"?——按《宋會要輯稿》:"神宗熙寧二年八月六日,参知政事趙抃進新校《漢書》印本五十册及陳繹所著是正文字七卷。"——諸如此類問題,皆因材料不足只能存疑而不能解決。

① 程俱撰, 張富祥校證:《麟臺故事校證》, 中華書局, 2000年, 第70頁。

② 王華禮:《宋祁〈漢書〉校語考證》,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2013 年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第 58—63 頁。

另一部所謂景祐本《漢書》(國圖書號7344,下簡稱7344本)則少有考察者,《正史宋元版研究》中亦僅據《涵芬樓燼餘書録》所載而論。《燼餘書録》稱此書"其屬景祐原刊者,尚有七十餘卷,餘爲元大德、延祐、明正統覆刻,或前人舊鈔"①,筆者經查閱膠卷,發現所剩原版葉遠無所稱七十餘卷之多,所謂"七十餘卷"似僅據書前李兆洛跋語言"然原刊存者尚十七八"、無名氏跋語"其實在宋景祐原刊得七十餘卷,亦罕見之秘册也,册前有李申耆先生跋"云云而言。實際僅本紀部分多爲原版,志、列傳部分有數卷原版,大致估計全書所剩原版至多二十餘卷,其他情況則容下文一併討論。

2. "福唐郡庠本"之考察

《漢書》"福唐郡庠本"之名,始自丁丙。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六《漢書一百二十卷·宋福唐刊明修本》云:

是書首行小名在上,班固二字在中,大名在下,次行顏注銜名。每葉二十行,行十九字,注二十五字至二十八字不等。宋諱有缺筆,版心注大德、至大、延祐、元統補刊,蓋宋刊元修之本。《愛日精廬藏書志》有是帙,并有《後漢書》,款式、補修與此悉同,目録之外前後無一考證。

滬上更以此書來售,接之即屬此刻,惟將次行顏注銜名改題"鎮守福建都知監少監栝蒼馮讓宗和重修",卷末有天順五年孟冬讓修刊福唐郡庠書版《跋》云"予奉命來鎮福建,福庠書集版刻年深,詢知模糊殘缺過半、不便觀覽,心獨惻然,鳩工市版補刻"云云,始知宋刻於福唐者,兼收並蓄之益,固如是耶。②

按丁丙此文,不無疑問,所載之跋,並無他人再見,後之稱此者,均據此引之而已。然觀此文,可知丁丙只是稱此爲福州(福唐)刊本,僅云 "宋刻於福唐者"。後之學者稱 "福唐郡庠刊本"以區别於景祐本,應是僅據文中 "天順五年孟冬讓修刊福唐郡庠書版跋"句取 "福唐郡庠"四字引申而言,恐非丁丙本意。《中國訪書志》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福唐郡庠本",認爲 "所謂北宋刊南宋遞修本の覆刻に近い重刊であることは疑いない。"③即仍以所謂 "福唐郡庠本"爲現存景祐本近似覆刻之重刊本。然《正史宋元版研究》已謂 "福唐郡庠本" 爲現存景祐本近似覆刻之重刊本。然《正史宋元版研究》已謂 "福唐郡庠本"之稱不無可疑,"故《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僅稱 '宋刻',不用此稱"云云,其用此稱,僅是 "爲便討論"而已。

① 引自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汲古書院、1989年、第235頁。

②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續修四庫全書》第9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29—230頁。

③ 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汲古書院,1983年,第230頁。

按此所謂"福唐郡庠本"今存多部,均經後代修版。其容易得見者,有臺灣"仁壽本"《漢書》所影印之臺北故宫博物院藏本^①。此本多是元代大德年及以後補版,南宋版所剩無幾。經大德補版開始,訛字不勝其多,既多用俗字("萬"用"万"、"禮"用"礼"、"與"用"与"),更有亂添亂改之情況,以卷四十《張陳王周傳》爲例,出現大量錯訛,當是版片漫漶、部分文字無法辨清以後,以臆見增字填滿空白而已,其實錯字并無版本依據,可謂毫無意義。雖對比現存景祐本,亦偶有校正,但所校之處實僅原版極爲明顯的誤字而已。

另據《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國圖所藏《漢書》善本,有五部十行十九字宋版遞修殘本,或稱"宋刻元修本"(書號 040),或稱"宋刻宋元遞修本"(兩部,書號 864、0784),或稱"宋刻宋元明遞修本"(書號 0785),或稱"宋刻元明遞修本"(書號 0785)^②,喬秀岩先生已疑其皆與所謂"福唐郡庠本"類似。今查閱其中三部之膠卷(另兩部因未攝膠卷,未見),確認其中書號0784、0785、0786 均與所謂"福唐郡庠本"同一性質。今以書號 0784 之"宋刻宋元遞修本"爲例,略述其情況。

此本殘存 22 卷 (卷 21—27 上、卷 43—50、卷 88—94), 迭經遞修之本, 所刻不無錯訛, 元統二年補版之葉, 已經多有墨釘, 至有卷次錯訛之情況 (如《食貨志》第四上,卷次訛爲"漢書三十四",應爲"漢書二十四")。取其有明確補刊年份、刻工能够辨識之葉面, 列刻工姓名於下:

南宋版:張榮、王光、阮忠、郑立、江華。③

大德八年補版:子青、子高、吕文震、君玉、江士堅、子華、輔、正 父、仲和、巴山、文足、德忠。

大德九年補版:士典、龙、禾、文震、潤、君甫、定、洪信、公迪、通、傅甫、士安、文仲、江亨、德忠、仁父、子敏、共信、子高、君玉、正父、仁甫、子通、陳惠、一山、王文、士坚。

① 按利用此本,需注意《中國訪書志》已言 1957 年臺灣 "二十五史編刊館"影印仁壽本時,缺葉據百衲本補配,且於版心刊刻年代悉數删去(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第 230 頁)。至於 1971 成文出版社縮小四拼一重印之本則不可據。成文版書前言 "偶有原書殘缺不朗處,悉加描勾謄正",實則一大量抽換、二整齊版面大小。筆者初據成文本覈以景祐本,每見兩者版面相同,頗有疑問。後查百衲本及二十五史編刊館所影印原本,乃知成文本縮印時,於原本版片漫漶之葉,悉加抽换而更用百衲本,且抽换之葉悉數抹去刻工,另調整板框大小使之一律。至於所言 "描勾謄正"之處,更是不勝枚舉。又印製效果不佳,部分漫漶處實爲製版問題。今按僅本紀部分,成文本較之編刊館原本又抽換各葉如下: 1 上一4 (卷一葉)、1 上一15、1 上一23、1 上一24、1 下一11、1 下一22、2—2、3—5、3—6、4—9、4—10、6—5、6—6、6—23、6—30。

②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第219-220頁。

③ 按此南宋版亦似不只一期,如阮忠、郑立所刊葉風格即與他人所刊不甚相合,今暫依尾崎康先生之分期。

元統二年補版: B、丁、厚、朱、成、浄、生、徐、君、右、山、秀、明、天、以、祥、秀甫、邹、壽甫。

延祐二年補版: 志、埜。

《正史宋元版研究》已詳列現存日本宫内廳書陵部、國内上海圖書館藏 "福唐郡庠刊本"之刻工情況^①,以筆者所得刻工詳覈,兩者高度重合,此本刻 工除大德九年補版之"通"外(然若認爲是"子通"之省稱,則亦見),均見 於尾崎康先生所列。是則其與宫内廳書陵部、上海圖書館所藏之"福唐郡庠刊 本"爲同一性質可無疑義。

上已言書號爲7344之所謂景祐本其實唯有原版二十餘卷,其餘除數卷正統版(乃補配)之外,或有與所謂"福唐郡庠本"同樣性質之卷。審此,可對所謂"福唐郡庠本"之性質有新的認識。惟此帙不能排除後世補配之可能性^②,書前錢天樹跋語已謂"内中雖有元明板配人,然大德、正統本皆從景祐本所自出……宜稱百衲《漢書》"云云,則只能大致以單卷分别討論,最後得出總體印象。

仍以卷四十《張陳王周傳》爲例,對比景祐本同卷,此仍有原版葉留存,同時又有補版,應是南宋中後期刷印。修補情況又較爲特别,試詳述全卷 32 葉情況如下:葉1原版(以版心爲基準,左5行右3行爲補版)、葉2原版、葉3原版(有漫漶)、葉4原版(左4右5修補)、葉5原版(有漫漶)、葉6原版(左5右6修補)、葉7原版(左6右5修補)、葉8補版(刻工:陳[慧?])、葉9原版、葉10原版(左2右4修補)、葉11補版、葉12(左4右4修補)、葉13原版(有漫漶)、葉14原版(左5右4修補)、葉15原版(左6右6修補)、葉16原版(有漫漶)、葉17缺葉、葉18—21原版(有漫漶)、葉22原版(左5右4修補)、葉23原版(右2修補)、葉24原版(左4右4修補)、葉25原版(有漫漶)、葉26原版(左4右4修補)、葉27—28原版(有漫漶)、葉29—31補版。

揆之漫漶部分均在版心兩側之葉面中間位置,可知原版片在刷印過程中, 靠近版心之刷墨開始處最先磨損,後或部分修補、或全版重刻。然因版心殘缺, 修補部分只得辨認出一名刻工(尚只能辨清姓氏),難以確認修補詳情,需與 他卷綜合考量。

雖然如此,但此百衲之帙之"意義"在於其中各卷之刊刻、修補時代並不

① 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 第238-243頁。

② 書前有黄丕烈手抄目録, 記每卷中可見之刊刻年記, 偶記數卷補配之年。計有卷二七下之上、卷二七下之下、卷三七至四二、卷六七至六九共 11 卷 "原缺", "庚辰 (1820) 冬補之"。可見此書僅於黄丕烈手即有補配, 是以原非一帙。

一致,較之上言第四十卷,另有不少卷南宋末期版片已經明顯增多,甚至已有原版無一葉留存者。以卷三七、三八、三九共3卷綜合討論(應非補配):則卷三七、三八兩卷全爲南宋中後期版片,無原版;卷三九大部分爲南宋中後期版片,另有原版四葉(葉4一葉7)。再如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一卷,覈之景祐本,雖已無原版葉,但據字體來看,第5葉尚是早期補版(補版刻工孫生,景祐本原版刻工張珪,孫生又見景祐本之其他補版葉)。其餘應爲南宋後期補版,刻工可辨認者有:葉壽、葉受、林厚、王中、黄琮。且同一卷内已經有大德補版(葉23,刻工:泉)。按"黄琮"一人,見尾崎康先生所定之"福唐郡庠本"原版刻工表中,又尾崎康先生已經指出"所謂'福唐郡庠本'原版刻工丁保、陸廂、娘生亦見所謂景祐刊《漢書》之補版,可見此版與所謂景祐本關係密切"①,據此,前後關聯之刻工已有四名,則版片之修補演變趨勢可見。

要之,從書號7344本來看,即有全爲景祐本原版之卷;有半景祐本、半南宋中後期補版之卷;有全爲南宋末版之卷;又有南宋版、元大德補版摻雜之卷;另有全爲大德、元統補版之卷。綜合言之,已形成一版本演變之完整脈絡。因此,雖無百分百確據,依目前來看,筆者認定所謂"福唐郡庠本"、以及大德修版爲景祐本之版片經南宋、元代不斷遞修所成,所謂"福唐郡庠本"不應當被認爲是一獨立版本,應當被看作是景祐本在版片遞修過程中、大致刷印於南宋中後期之一"印本",諒無大誤。以下本文爲方便討論,則稱之爲"福唐郡庠印本"。

3. 正統本之性質

《藝風藏書記》云: "《漢書》一百二十卷。明正統翻刻宋淳化本……板心每葉有'正統八年刊'五字,魚尾上注'大字若干小字若干'。下有刻工姓名,末葉有'右奉淳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奉提旨校定刊正'兩行。黄蕘圃以此本爲最善。"② 繆荃孫此言可謂先前學者對正統本之一般認識,然所謂"翻刻宋淳化本"云云,固不足信,稱"黄蕘圃以此本爲最善",更是以訛傳訛。

今《漢書》修訂組所用之正統本,乃據國圖書號 10047 本複製,刷印稍晚。國圖另藏一"正統八年刻本"(書號 19164)爲此刻之早印本,印製清晰,覈之 10047 本,可知此版全部葉面均爲正統八年至十年所刊,惟 19164 本版心"正統八年""正統十年"等字樣全部被整齊裁去,抑或書估所爲。據此,則形成

① 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第239頁。

② 繆荃孫:《藝風藏書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9頁。又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 卷六《漢書一百二十卷·明正統翻宋淳化本》亦據黃丕烈言以爲正統本乃翻自宋淳化本,可見以訛 傳訛。

所謂正統本可無疑義。另有編號 0787 之本亦爲早印本,存 1—5、37—43、50—55、72—84、90—100 卷。

正統本與福唐郡庠印本之大德補版關係密切,筆者曾取正統本與"仁壽本"影印之"福唐郡庠本"對照。兩者雕刻筆意、字劃結構基本相同。又,"福唐郡庠印本"遞修至元大德年間,因屢經修版重刊,相鄰兩葉之版面大小往往不一致,有前後數葉版框高低參差不同之情況,此種情況絕大多數在正統本中得到了因襲。如《高帝紀下》葉 22 (末葉)版框大於《惠帝紀》葉 1、《惠帝紀》葉 1 又小于葉 2、葉 2 大於葉 3 等,此等聯續數葉版框大小不等之情況,正統本全同。筆者仍取卷四十《張陳王周傳》予以通校,則"福唐郡庠印本"大德修版之不計其數之訛誤被正統本原封不動繼承,知正統版乃據大德修版覆刻。

正統本因書前後并無任何序跋類文字,刊刻詳情已經不可得知,試就筆者所知,略言一二。筆者查閱正統本三套,雖版心刊記均記正統八年至十年所刊,可見已形成一新版本,然並非無所疑問。7344 本卷三十《藝文志》大部爲大德補版,唯有第七葉爲正統八年版(版心另記"何楚英寫"),覈之正統本,可確認爲同一版片。卷三一《陳勝項籍傳》前九葉可確認爲正統版,下則爲元代延祐二年、大德九年、元統二年補刊之版片。不知是後來補配?或是正統版之刻,乃首先補刊,後不知出於何種原因,予以大規模統一重刊,亦未可知。

4. 綜合印象

前後《漢書》之版刻多可互相類比,所謂《後漢書》景祐刊本亦存在上述難以辨清補版或重刊之問題。傅斯年先生在論史語所藏景祐本《後漢書》時曾言:"有人於甲年依其祖式製棉袍一襲,乙年易其裏,丙年易其絮,丁年易其表,戊年再易其裹,如此不已,至於十年。此第十年之衣,與甲年之衣,關係如何?"① 此言極爲形象。如《漢書》《後漢書》之重要典籍,需求量極大,同一版片邊印邊補,若干年後,前之原版可能已無一葉留存,又若干年,前之補版亦爲更新之補版所替代。如此形成不同時期不同之印本,則版本在演化過程究竟如何判定,本身就很難以説清。若不調查多本,孤立看待各本,很容易忽視各本之間的内在聯繫。

幸而《漢書》留下了豐富的版本材料,尤以上言書號爲7344之"景祐本" 爲可貴,成爲解決整個景祐本一系後世版刻與修補問題之關鍵。上所言此本之 版片演變跡象表明,所謂福唐郡庠本,并不是一個單獨的版本存在,而是一個 中間過渡的印本狀態,或許稱之爲"福唐郡庠印本"更加合適,這也可以解釋

① 據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移録(第274-275頁)。

³⁷⁴ 数本目录学研究 第五輯

爲何現存所謂"福唐本"均未有全爲原版者,均有元大德以後之補版。從目前來看,景祐本之後世補版,歷經南宋中後期、元代大德前後兩次較大規模之補版。

至於正統本,雖不能確定其刊刻初衷,然其已成爲一全新版本。至若郭立 暄先生認爲正統本"實則以南宋末福州翻刻本爲底本"^①,雖似是而仍非,主要 原因是將其"福唐郡庠本"看做是一個固定的存在没有將其看做是一個動態的 發展過程,相信其如能看到更多的《漢書》版本,會與筆者得出相同的結論。 是以《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不用"福唐郡庠本"之名,使用"宋刻遞修"之 名,反得其實。^②

最後,尾崎康先生言有後印"福唐郡庠本"反而有葉面較之早印"福唐郡庠本"更早之情況,難以解釋。筆者查閱7344本時亦發現類似情況,如此本"本紀"部分雖大多爲原版,但整體刷印時間當晚於"景祐本",然反而有部分葉面景祐本爲補版,此本反而爲原版之反常現象。其實解決此問題的關鍵是刊刻版片所置地點,筆者對此提出以下假設:尾崎康先生據刻工等情況綜合考量,已傾向認爲所謂景祐本《漢書》之刊刻地點當以福州爲是③。上引丁丙卷《善本書室藏書志》所載"宋福唐刊明修本"《漢書》跋已經提及書後跋云"予奉命來鎮福建,福庠書集版刻年深"云云。綜上,則景祐本《漢書》刊刻之後版片應當一直置於福州州學,於州學內不斷刷印、不斷修補。不同印本頁面時代先後出現錯亂情況,固然不能排除後世補配之可能,但更加可能的是相同版片所能刷印張數不同,統一置於州學,裝配成書時不可避免產生此種矛盾。

三、慶元本文本及所附校語於景祐本一系之影響

景祐本一系諸本,版片在修補過程中對前版之小訛做出修正、同時又產生 新的訛誤自不待言,關鍵是後者與前者相比,其文本性質有無質的變化?因前 後行格版式一致,乍看難以看出文字之變化,非仔細對勘不可。筆者取卷四十

① 郭立暄:《明代的翻版及其收藏著録》,《文獻》2012年第4期,第32頁。

② 如此,則亦可解釋1933版《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舊著録書號0787本爲"宋刻明正統修本",至1987版《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則改稱"明正統八年刻本"。出現此種矛盾,想必是當時已注意到景祐本後世有不斷遞修之情況,見此殘本,則定爲"宋刻明修";後見正統本全本,知全部爲正統八年至十年所刊,已形成一新版本,故改稱"明正統八年刻本"。

③ 《正史宋元版の研究》論此大意如下: 雖則此本之版刻字體特徵有明顯的浙本風格,但從刻工來看,此本刻工多參與刊刻福州地區其他刊本,且卷二七《五行志》中之下末有"對勘官左通直郎知福州長樂縣主管勸農公事劉希亮"銜名一行,若是浙江官刻,無法理解何以遠請福州官員校勘。(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第50—57頁)

對校,同時考慮版刻剜改(擠刻及剜删留白)情況,認爲從宋時"景祐本"到 南宋中後期補版、大德補版、明正統本之間,隨時代之變遷,文本受慶元本及 其所附校語之影響愈來愈大。下表列出此卷景祐本一系不同時代修本之文字, 對比慶元本及其所附校語,略可見其隨時間推移所產生之文字演變。

表一

葉一行	景祐本 (再 造善本)	南宋中後修本(國圖書	大德、元統修本(書號	正統本(書 號 10047)	慶元本及其所附校 語(再造善本)	備註
2a—6	良因異之常習讀誦	號 7344) 良因異之常 習讀誦	0786) 良因異之常 習誦	良因異之常習誦	良因異之常習誦 宋氏校本云: "一 本誦下有讀字。"	景祐本已擠 添,大德修 本以降復删 字留白。
6a-3	天 下 不 復 輸積	天下不復輸積	示天下不復 輪積	示夭下不復 輪積	天下不復輸積 宋氏校本云: "浙 本'天下'字上有 示字。"	添字讀刻 (添删均指 景祐本一 系,非慶元 本,下同。)
6a—5	離親戚棄墳 墓師古曰離 者	離親戚棄墳墓師古曰離者	左親戚棄墳 墓師古曰左 者		離親戚,棄墳墓師古田: "離者,言其 雅祖。" "離老,以從 漢也。" 宋祁曰: "'離親 戚', 浙本 華 作 左 未 在 者 言 其 乖 遅 而 委 離 之 , 若 只 作 離 字 , 則 不 須 用 注也。"	
7a— 倒2	故相聚謀反耳	故相聚謀反耳	故相聚而謀反耳	故相聚而謀反耳	故相聚而謀反耳 宋 本 云: "監 本、 杭本、越本聚下無 而字,浙本添。"	添字擠刻
7b— 倒3	師古曰殺山也黽池音湎	師古曰殽山也黽池音湎	師古曰殽山 也黽黽池也 音湎	師古曰殺山 也黽黽池也 音湎	師古曰: "殽,山 也。 黽, 池 也, 音湎。" 宋祁曰: "注文當 作'殽, 殽山也。 黽, 黽池也'。"	添字擠刻

						,
葉一行	景祐本(再造善本)	南宋中後修 本 (國圖書 號 7344)	大德、元統 修本(書號 0786)	正統本 (書 號 10047)	慶元本及其所附校 語(再造善本)	備註
7b— 倒 1	地薄四面受敵	地薄四面受敵	田地薄四面受敵	田地薄四面受敵	田地薄,四面受敵 宋祁曰: "監本、 越本無田字,浙 本添。"	添字擠刻
8b—7	所謂四皓也	所謂四皓也	所謂商山四 皓也	所謂商山四 皓也	所謂商山四皓也	添字擠刻
8b—7	四人年老	四人年老	四人年老矣	四人年老矣	四人年老矣	添字擠刻
9a— 倒 2	上曰終不使 不肖子居愛 子上	上曰終不使 不肖子居愛 子上	上終不使不 肖子居愛子 上	上終不使不 肖子居愛子 上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 愛子上 "舊本作'上日終 不使不肖子'" 劉攽曰: "日字後 人妄加。"	删字留白
10b—1	護謂保之	護謂保之	護謂保安也	護謂保安也	護謂保安之	添字擠刻
10b—5	若亦汝	若亦汝	若亦汝也	若亦汝也	若亦汝也	添字擠刻
12a—5	吾 欲 以 女 陳平	吾欲以女陳平	吾欲以女孫 予陳平	吾欲以女孫 予陳平	吾欲以女孫予陳平 宋氏校本云: "越 本無'孫予'二 字。" 劉攽曰: "'吾欲以 女陳平', 女下少 一與字。"	添字擠刻
12a— 倒 1	嫂如事乃母	嫂如事乃母	事 嫂 如 事乃母	事嫂 如事	事嫂如事乃母	添字擠刻
17b—2	譖毁之	譖毀之	謂譖毀之	謂譖毀之	謂譖毀之	添字擠刻
17b—7	又吕后弟	又吕后弟	又吕后女弟	又吕后女弟	又吕后女弟	添字擠刻
19a—2	始與髙帝唼	始與髙帝唼	始與高帝唼 血而盟	始與高帝唼血而盟	始與高帝唼血而盟 宋本云:"浙本無 而字。"	添字擠刻
20a— 倒2	平曰有主者	平日有主者	平日各有主者	平日各有	平曰: "各有主者。" 宋祁曰: "越本無 各字。"	添字擠刻

葉一行	景祐本 (再 造善本)	南宋中後修 本(國圖書 號7344)	大德、元統 修本(書號 0786)	正統本(書 號 10047)	慶元本及其所 附校 語(再造善本)	備註
20b— 倒1	勃謝免相	勃謝免相	勃謝病請免相	勃謝病請免相	勃謝病請免相 宋祁曰:"越本無 '病請'二字。"	添字擠刻
21a—3	三歲	三歲	後三歲	後三歳	後三歲	添字擠刻
21a— 倒3	周勃沛人也	周勃沛人也	周勃沛人	周勃沛人	周勃,沛人也。 宋祁曰:"'沛人 也',也字可删。"	删字留白
23b 倒 2	令直言物稱 經也	令直言勿稱經也	令直言勿稱經書也	令直言勿稱經書也	令直言勿稱經書也	南宋修本鏟 去 原 版 "物"字之 偏旁"牛"。
25b—6	老人所覆其頭	老人所覆其頭	(漫漶不清)	老人所以覆 其頭	老人所以覆其頭	添字擠刻
25b—7	縮謂引其組	綰謂引其組	(漫漶不清)	縮謂引結其 組	縮謂引結其組	添字擠刻
25b— 倒 2	於是使持節 赦勃	於是使持節 赦勃	於是使使持 節赦勃	於是使使持 節赦勃	於是使使持節赦勃	添字擠刻
26a—3	一年文帝乃 擇勃子 野內太 等 一 大 復 員 侯	一年文帝乃 擇勃子賢者 河内太爲侯 夫復爲侯	一年弟亞夫 復爲侯	一年弟亞夫 復爲侯	一爲宋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删字留白

葉一行	景祐本 (再造善本)	南宋中後修 本(國圖書 號7344)	大德、元統 修本(書號 0786)	正統本 (書 號 10047)	慶元本及其所附校 語(再造善本)	備註
26b—1	文帝六年	文帝六年	文帝後六年	文帝後六年	文帝後六年	景稀货,以布 景基 树似字德又版似字德又版 人格 本 礎 。
26b—4	上自勞	上自勞	上自勞軍	上自勞軍	上自勞軍	添字擠刻
29a—2	上曰請得與 丞相計之與 丞相計之亞 父曰	上曰請得與 丞相計之亞 父曰	上曰請得與 丞相計之亞 父曰	上曰請得與 丞相計之亞 父曰	上曰請得與丞相計 之亞父曰 宋 祁 曰:"景 本 '計之'字下又有 '與 丞 相 計 之' 五字。"	南宋修本以下删字留白

現存景祐本之文本其實存在不少明顯之訛誤,至南宋中後期補版時已經對 此進行了較多的校正。但從上表可以看出,南宋修補之時的校證,尚較爲保守; 至大德、元統補版之時,據慶元本及所附校語改動之情況已經相當嚴重。

此種情況的發生,并不孤立。南宋中後期開始,隨着坊間通行刻本在社會上之流行,出現了官方刻本據坊間刻本挖改之情況。另以經書爲例,余仁仲本《禮記》首先於鄭注之後散入《經典釋文》,成所謂"附釋音本"《禮記》。然其底本雖爲當時之官方監本,但根據《釋文》對底本進行了改動,形成一新的版本面貌,後世十行本《禮記注疏》依之。至南宋中後期,官方性質之八行本《禮記注疏》修版之時,不少地方反而依據此種坊間刻本進行了剜改。《漢書》景祐本一系修版之剜改,與此情況恰爲類似,當時之社會風氣可見一斑。

從時間上來看,這種較大規模的修改應只存在於宋末元初這一段時間,元 代大德補版之後,雖然另外出現了大量訛誤,但以後文本則基本較爲固定。後 續修補乃至正統本之全部重刊,只是因襲,既没有進一步改動,亦没有掃除新 產生的訛誤。

景祐本作爲官方刻本,然後世之遞修本則又依坊間慶元本乃至其所附校語 進行剜改,因此産生如何看待這種校改之問題。與一般之印象不同,現存作爲 官方版本的景祐本文字其實并不佳,一則存在很多明顯的訛誤;二則上文已經提到似乎亦没有完全反映北宋官方的校勘成果,不知是因爲覆刻的緣故,還是其底本本身即存在許多未及校正的問題。總而言之,其存在修正之必要。

修正則需要有依據,官方刻本大同小異,不可能提供更多的信息。然而至 南宋之時,隨着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抄本向刻本轉變之過程已經基本完成。抄 本流出多源,文字之間頗有差異,版刻《漢書》出而抄本《漢書》廢,但刻本 面對抄本之種種差異,既不可能窮盡所有抄本,文字取捨之間又不無問題。宋 官方自淳化五年(994 年)始校刻《漢書》^①,至熙寧二年(1069 年)參知政 事趙抃進新校《漢書》,歷七十餘年,而尚有陳繹"所著是正文字七卷",用力 不可謂不勤然仍存在不少問題。後世景祐本《漢書》之遞修剜改,體現的仍然 可被視作是官方校勘活動的延續。

也就是説,從《漢書》來講,本身并不存在一種完全定型的本子,相信北宋官方如果得到更多的抄本,這種校勘可能會持續進行下去。南渡之後,抄本畢竟孑然,景祐本《漢書》之後續修補者面對的應當是幾乎無本可校之情況,在此情況下,同樣是福建刊本的慶元本《漢書》及所附校語因能提供更多的版本信息而進入官方主事者視野。同時,校語又冠以北宋中央參與過校勘兩《漢書》之宋祁、劉攽之名,更宜爲時人所重。地域相近、容易得見,又確實能够提供不少可供校勘之信息,利用慶元本及其所附校語對景祐本一系進行校改也就變得理所當然了。

至此,則産生慶元本《漢書》及其所附校語是否可靠的問題。筆者深信書坊刻書,不可能有特殊版本。實際上,頗疑慶元本亦是以當時官方本爲底本,然後由書坊加工而成:一是變更正文以配合劉、宋校語^②;二是針對書前識語所謂"古字"問題有意識的改用一些古字^③。然終無確據,總之慶元本確實形成了一種有别與景祐本之版本。部分與景祐本等官方刻本不同、又無校語之文本,很可能是徑改而删除校語而已,文本可靠性無需過於懷疑。至於所用古字,筆者所及,若無校語支持,後世以景祐本爲底本之版本基本無據改者,姑置不論。

問題的關鍵是所附宋祁校語是否可靠。拋開後世之附益不談,宋祁校語提及之版本依據,大部分當有來源,敦煌殘卷可爲我們提供一點旁證。如敦煌 P. 2973號殘卷背可見《漢書》卷三九《蕭何曹參傳》、卷四十《張陳王周傳》

① 此次刊行的《漢書》,是有史料記載之最早刻本。

② 部分正文與所附校語並不相合,是改而未盡之遺存。

③ 按慶元本目録前有刊刻者劉元起之識語"《漢書》舊文多有古字……向之古字,日益改易,書肆所刊,祗今之世俗字耳,識者恨之"云云。

部分殘餘,學兄王華禮經過對校,已經確認,此殘卷文字與宋祁校語中所引用之"浙本"内容有高度關聯性^①,由此可見宋祁校語之可靠。

四、大德本及其覆刻本

元大德時所刊九路十史本《漢書》,後入集慶路儒學,明代入南監,作爲 "南監本"直至嘉靖八年南監據慶元本新刊《漢書》^②。今筆者所見《再造善本》影印之本,已經是入南監後之修補本,版心下方多記"監生某某"(如卷四十多記"監生周紀")^③。此本前人籠統言出自景祐本,然關於其文本特點則未見有言及者。筆者對校十卷,確信大德本在用字、多卷後所附之張佖校語等方面與景祐本一致,其出自官方"景祐本"(按不見得即是現存之景祐本,然乃其一系可無疑問,今爲便討論,直以現存"景祐本"代表)可無疑義。但是,大德本在刊刻過程中,另參考了慶元本一系及其所附校語對底本進行了不少改動,實際上已成爲景祐本與慶元本之混合體。

首先,大德本全書前《叙例》竟依慶元本附有宋祁校語不提。此仍以卷四十爲例,列大德本之底本景祐本并慶元本及所附校語,對比大德本之文本,其 改動情況可知。

-	
丰	_
æ	

		•	
景祐本	大德本	慶元本	慶元本所附校語
良因怪	良因怪之	良因怪	宋氏校本云:"浙本怪字下有之字。"
如約即止不敢東	如約即止不敢復東	如約即止不敢東	宋祁曰:"敢字下疑有'復'字。"
今秦無德伐滅六國	今秦無道伐滅六國	今秦無德伐滅六國	宋氏校本云:"浙本德字作道。"
天下不復輸積	示天下不復輸積	天下不復輸積	宋氏校本云:"浙本'天下'字上 有示字。"
離親戚	左親戚	離親戚	宋祁曰: "'離親戚', 浙本離作 左。左者言其乖避而委離之,若 只作離字, 則不須用注也。"

① 参閱王華禮《宋祁〈漢書〉校語考證》,第56頁。

② 《正史宋元版の研究》中認爲是嘉靖九年 (第598頁), 然査天一閣藏南監本《漢書》, 確有刊記作 "嘉靖八年"者, 如卷四十《張陳王周傳》首葉刊記即作 "嘉靖八年刊"。

③ 然其行格未變,無有版刻擁擠、稀疏痕跡、基本不影響下文討論。

景祐本	大德本	慶元本	慶元本所附校語
後韓信破齊欲自立 爲齊王	後韓信破齊欲自立 爲假齊王	後韓信破齊欲自立 爲齊王	宋祁曰:"'齊王'上疑有假字"
故相聚謀反耳	故相聚而謀反耳	故相聚而謀反耳	宋本云:"監本、杭本、越本聚下 無而字,浙本添。"
地薄四面受敵	田地薄四面受敵	田地薄四面受敵	宋祁曰:"監本、越本無田字,浙 本添。"
黽,池	黽,黽池也	黽,池也	宋祁曰: "注文當作'殽,殽山 也。黽,黽池也'。"
上曰終不使不肖子 居愛子上明其代太 子位必矣。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 愛子上明代太子位 必矣。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 愛子上明其代太子 位必矣。	"舊本作'上曰終不使不肖子'。" 劉攽曰:"曰字後人妄加。"
陳平陽武户牖人也	陳平陽武户牖鄉 人也	陳平陽武户牖人也	劉氏校本云:"一本'户牖'下有鄉字,景德監本無。"
吾欲以女陳平	吾欲以女孫予陳平	吾欲以女孫予陳平	宋氏校本云:"越本無'孫予'二字。" 劉攽曰:"'吾欲以女陳平',女下少一與字。"
師古曰遂猶竟	師古曰遂猶竟也	師古日遂猶竟	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陳平乘馳傳載勃代 噲將	平乘馳傳載勃代 噲將	陳平乘馳傳載勃代 噲將	宋本云:"景祐本無陳字,校添。"
陳其短失過惡於上 譖毀之	陳其短失過惡於上 謂譖毀之	陳其短失過惡於上 謂 濟 毀之	宋祁曰:"景德本註文無謂字,校 本添。"
始與髙帝唼而盟	始與高帝唼血而盟	始與高帝唼血而盟	宋本云:"浙本無而字。"(筆者按此句中"而"字似當爲 "血"字。)
平曰有主者	平曰各有主者	平曰各有主者	宋祁曰:"越本無各字。"
勃謝免相	勃謝病請免相	勃謝病請免相	宋祁曰:"越本無'病請'二字。"
吾世即廢亦已矣不 能復起	吾世即廢亦已矣終 不能復起	吾世即廢亦已矣不 能復起	宋祁曰: "'不能'字上疑有 終字。"
願得續封之	願得續封	願得續封之	宋祁曰:"浙本無之字。"
周勃沛人也	周勃沛人	周勃沛人也	宋祁曰:"'沛人也',也字可删。"
上復用勃爲相	上復用勃爲丞相	上復用勃爲相	宋祁曰:"浙本相字上有丞字。"

景祐本	大德本	慶元本	慶元本所附校語
安知獄吏之貴也	然安知獄吏之貴也	安知獄吏之貴也	宋祁曰:"浙本'安知'字上有 '然終'字。"
一年文帝乃擇勃子 賢者河内太守亞夫 復爲侯	一年弟亞夫復爲侯	一年弟亞夫復爲侯	宋祁曰: "景祐本'一年'下有 '文帝乃擇〔勃〕子賢者河内太 守'十二字。予據後言'文帝擇 勃子賢者,皆推亞夫',於文次第 方及耳,不容先更於此重複見也。 若更存此,則河内太守三處再見, 班固之筆,必不然也,今去之。"
上日請得與丞相計 之與丞相計之亞 夫日	上曰請得與丞相計 之亞夫曰	上曰請得與丞相計 之亞夫曰	宋祁曰:"景本'計之'字下又有 '與丞相計之'五字。"

限於篇幅,上表還只是列出了大德本之改動有明確慶元本校語支持者,至於其直接據慶元本正文進行改動之情形,尚復許多。然與景祐本之補版、遞修相比,大德本之根據校語改動更爲激進。改動所依校語有版本依據姑置不論,不少地方僅僅依據"當有"、"疑有"、"可删"此類傾向性意見改動,并爲後世版本所繼承。然大德本之校,應仍有其他來源,如"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句,景祐本、慶元本等本并無"田榮"二字,依目前版本條件,不知大德本此處添改依據爲何(按或依《史紀》而添)。但此類情況畢竟較少,總體而言,大德本之出景祐本、并依慶元本及其所附校語進行校改、可無疑問。

值得注意的是,大德本原本作爲明初之"南監本"存在,嘉靖八年左右南 監新刊《漢書》,棄大德本不用而據慶元本翻刻^①,個中原因,耐人尋味。想來 必是南監主事者已意識到大德本據慶元本修改,慶元本既爲時人所重,則新刻 監本不如直接據慶元本翻刻,如是完成此官刻與坊刻之間的身份轉换。

大德本之後更有覆刻本,其年代大致於明初。葉德輝《書林清話》已言 "明時官刻書只準翻刻不准另刻"^②,則此爲覆南監之大德本可知。北京大學圖 書館藏一部題"崇正書院本"《漢書》,然其定名蓋依據書前襯葉不知何時人所 題之"此明崇正書院本漢書/棉紙寬大殊可珍愛"之語。筆者查閱原件,確認

① 另外,需要指出,經筆者對校,南監本用慶元本爲底本可無疑義,但同時亦參校"原南監本"即大德本,不少大德本産生之異文爲南監本所繼承。

②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七《明時官刻書只準翻刻不准另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5頁。

此即明覆刻大德本,且字墨清晰,爲早印本無疑。

現存經明南監修補之大德本,文本質量并不佳,補版時產生不少訛誤,部分爲明覆大德本所繼承,然明覆大德本又産生更多的錯訛,不少大德本模糊之處,此本徑直作墨釘。此覆大德本之刊刻時間地點,《正史宋元版研究》僅言有一明覆大德本,大致刻於明初,刊刻地點或爲福建。然所言籠統,不能確認北大藏本與尾崎康先生所言本是否同一版本。討論此北大藏"覆大德本"之刊刻時間地點,則又需聯繫此本之修本。

此覆大德本之修本即真正之"崇正書院本","崇正書院本"有哈佛大學圖書館網絡公開之本可供考察,筆者對比版刻裂痕等情況,確認此"崇正書院本"確係北大圖書館所藏覆大德本之修本。此修本於原刻進行了不少挖改。墨釘基本消除,僅以《叙例》、目録爲例,《叙例》1a—4(葉—行)原墨釘已補作"上哲"、3a—5 墨釘補作"家",3a—8 兩處墨釘補作"理固"、"亦猶康成注禮與",3b—7 葉墨釘補作"騁"、5b—8 墨釘補作"亂"。又北大藏覆大德本《叙例》第六葉缺,崇正書院修本此葉恰爲補刊葉。目録5b—7"趙共王"之"趙"字原作墨釘、修本改正。

至於正文之明顯之訛誤, "崇正書院本"並有校證。仍以卷四十爲例略舉數處: 6b—10 "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之 "盡"字原誤作 "書"、11a—1 注文 "覈音紇"之 "紇"字原作墨釘、13a—4 注文 "遂猶竟也"之 "竟"原誤作 "意"、26b—8 "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之 "具"原誤 "兵"、28a—倒2卷末張佖校语中兩 "汜"字原誤作 "泥",此種訛誤,修本并爲改正。至有更改字形之情況,如14a—倒1 注文 "疽癱瘡也"之 "癕"字修本改作 "癰"。

除去掃除錯訛,"崇正書院本"又擠刻添入三劉校語,卷四十即添入三條,即 19b—6 "擊章邯車騎殿"後擠刻入"仲馮曰:'殿、最、多,皆功之高下名品也。'"20b—5 "所將卒當馳道爲多"句後擠刻入"原父曰:'馳道猶言乗興耳,言勃將卒在馳道有功也,戰功曰多。'"卷末刻"貢父曰:'若本實作圯,則應劭無緣解作汜上。疑汜亦自爲頤音,而釋爲橋也,譬如贍辭作澹辭矣。然則汜字從水,亦未爲誤,而校定亦未宜從土也。"覈之諸本,知其據汪文盛本所添^①,然較之汪文盛本原有三劉校語七條,已有删略。

此種添加三劉校語之情況,正合《平津館鑒藏記書籍》中"明田汝成重刊 歐陽鐸本《漢書》"條所謂:"歐刊本無三劉説,田補刊俱羼入當條之下。其有 當條不能容者,附刊於每卷之後。"②查此"崇正書院本"卷七二首葉銜名行改

① 又本卷 27a—4 注文"書之於簿上問之也"之"上"字修本改作"以",然作"以"唯汪文盛本而已,其他諸本作"——"字,此亦可作爲崇正書院修本據汪文盛本改動之明證。

② 孫星衍:《平津館鑒藏記書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8頁。

刻添入"明歐陽鐸刊田汝成重校",則兩者實系一本可知。

據此,則覆大德本原刊者應爲歐陽鐸,查《明史》歐陽鐸正德三年(1508)进士,"嘉靖三年(1524)擢廣東提學副使"^①,則此覆大德本當是歐陽鐸提學廣東時所刊。又"崇正書院重修"本《目録》葉17b有牌記"嘉靖丁酉(十六年,1537)冬月廣東崇正書院重修",而田汝成亦於嘉靖十年以後曾任"廣東僉事"一職^②,此亦可證若無書版之大規模轉移情況,覆大德本之刊刻、修補地點當爲廣州。

五、再論汲古閣本之來源

孫曉磊先生已經指出,汲古閣本的來源是所謂"景祐本"一系南宋初年之刻本³,其說論汲古閣本出自景祐本誠不可易,但仍須繼續考察汲古閣本的直接來源。上既已明從所謂景祐本到福唐郡庠印本再到大德修補本實際上是一個動態的不斷遞修的過程,此一系修本與元大德九路本一併受慶元本及其所附校語之影響。明乎此,可進一步探究汲古閣本的直接來源。

汲古閣本自稱以宋本爲底本,一則所稱未必真實,不排除有自矜之意,聶 溦萌先生考察《晉書》版本,指出汲古閣本雖然聲稱"余全史中原本亦係宋 刻",然《晉書》不可能有過早來源,"他們所表現出的文本面貌應形成於元中 期以後,所謂據宋本刊刻,不過是明代人在熱衷宋本的風潮下無意或有意的誤 導而已。"④ 認爲汲古閣本《晉書》的直接來源應當是明代通行的版本,此言亦 大體適用於《漢書》。惟景祐本之經元明遞修之本,毛氏產生版本誤判,可能 性亦存。總之,隨著時代的推移,景祐本一系的文本呈現出不斷據慶元本及所 附校語進行修改的情況,有明顯的時代特徵。對比汲古閣本之文本特點,已經 顯示出其底本不可能是宋本,只能是宋末以後、元代的版本。

在以上討論之基礎上,筆者反思在對校所負責之《漢書》十卷之具體情況,初步形成一種印象,即汲古閣本相當部分之異文僅與大德本及正統本有關,而没有單獨與其他版本相同的異文。討論異文,汲古閣本文本和多本相同的,固然没有校勘上特别的意義,需首先排除。因此下表以卷四十爲例,列汲古閣本異文僅與大德本、或僅與正統本、或僅與大德、正統兩本相同之情況(汪文盛本雖列不計,其據大德本有修補,詳下章)。

① 《明史》卷二〇三《歐陽鐸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5364頁。

② 《明史》卷二八七《田汝成傳》,第7372頁。

③ 孫曉磊:《論汲古閣本〈漢書〉的來源問題》,《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簡報》 2012 年 7 月第 71 期,第 2—17 頁。

汲古閣本	版本校
良年少	大德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無"年"字。
良因怪之	大德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無"之"字。
五日平明良往	大德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無"平"字。
如約即止不敢復東	大德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無"復"字。
彭越與齊王田榮反 梁地	大德本、汪文盛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無"田榮"二字。
師古曰梁國之縣也	"國",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作"地"。
今秦無道伐滅六國	"道",大德本、汪文盛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作"德"。
示天下不復輸積	大德本、正統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汪文盛本無"示"字。
左親戚	"左",大德本、正統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汪文盛本作"離"。 注同。
後韓信破齊欲自立 爲假齊王	大德本、汪文盛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無"假"字。
電電池也	此句大德本、正統本同。景祐本、汪文盛本作"黽,池",慶元本、白鷺洲 本作"黽,池也"。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 愛子上明代太子位 必矣。	大德本、汪文盛本同。景祐本"上"字下有"曰"字、"明"字下有"其"字。慶元本、白鷺洲本"明"字下有"其"字。正統本"上"字下有一字空白,"明"字下有"其"字。
神農時爲雨師服 水玉	"玉",大德本、汪文盛本同。景祐本、正統本作"王",慶元本、白鷺洲本作"土"。
陳平陽武户牖鄉 人也	大德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無"鄉"字。
然門外多長者車徹	"徹",大德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作"轍"。
師古曰遂猶竟也	大德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無句末"也"字。
師古曰言出郊遠迎 謁也	大德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作"師古曰出其郊遠迎謁也"。
平乘馳傳載勃代 噲將	大德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平"字上有"陳"字。

汲古閣本	版本校
吾世即廢亦已矣終 不能復起	大德本、汪文盛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無"終"字。
顯得續封	大德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句末有"之"字。
周勃沛人	大德本、正統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汪文盛本句末有"也"字。
於是陰謀乃爲	"乃",大德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作"以"。
上復用勃爲丞相	大德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無"丞"字。
然安知獄吏之貴也	大德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無"然"字。

此表說明汲古閣本文本與大德本、正統本之關聯性。雖僅從此卷來看,汲 古閣本文本與大德本之關聯性似乎要强於與正統本之關聯性。然而從筆者所對 校之十卷總體來看,與兩者之關聯性實則差别不大。據此,可推斷汲古閣本之 直接來源或與大德本有關或與正統本有關。問題是,汲古閣本之直接底本是大 德本一系或正統本一系? 在此,筆者提供一種特殊情況供參考。

汲古閣本卷三六《劉向傳》注文"作朕虞"中之"作"字顯誤。景祐本、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作"益",不誤。查此字正統本作"片",細審此 字,顯是"益"字殘缺所成,筆者調查上文所述多套正統本,確認此處原刻即 此,非刷印磨損出現之問題,則此字正統本之底本已如此。然又套國圖7344 本, 當葉爲大德九年補版, 尚作"益", 不誤。通常來說, 類似於汲古閣本之 類校勘尚善之本,底本之錯誤可能改而未盡,但一般不會是據如此明顯的錯誤 更改正確文本。又此卷汲古閣本注文"急恒寒苦之災也"之"苦"字顯誤,景 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均作"若",正統本此字作"苦",究竟爲何 字難以分清。又"此易涣卦九四爻辭也"中之"四"字,汲古閣本之前僅有正 統本與之同誤。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均作"五",不誤。"汲郡 古之畢西於豐三十里"句中"之"字,誤。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 本作"文",不誤。正統本作"之",極易被誤認爲"之"字。查 7344 號本此 葉爲大德九年補版,不誤。據此,則汲古閣之底本當是大德九年之後、正統年 之前所印之景祐本之遞修本可知。然據上表,汲古閣本中存在不少僅與大德本 文本相一致之異文, 比較合理的解釋是, 汲古閣本在刊刻過程中還主要參校了 當時較爲常見之大德本 (或其覆刻本), 考慮到大德本曾經作爲明南監本存在 之特殊身份, 其對汲古閣本文本之影響不容忽視①。

也就是說,汲古閣本的某些特殊訛誤、特殊文本,均可以在正統本、大德本中找到來源,蓋非無所傳承。然而,汲古閣本之文本質量相當不錯,絕非現存大德本、正統本之文本質量可比。以《張陳王周傳》這樣並不算小之卷爲例,錯字很少,單純刊刻過程中產生之明顯訛誤數量甚至與景祐本、慶元本不相上下,其經過較爲精緻的校勘可知,則所參校之本又當非一本。

值得注意的是,現存"景祐本"經毛氏汲古閣收藏,雖種種跡象表明,不知是刊刻當時景祐本尚未人藏或是其他緣故,汲古閣所刊《漢書》時,絕非以之爲直接底本,至於後來用之爲參校本,則事有可能。另外,孫曉磊先生已經指出,汲古閣本卷三十《藝文志》中有"桓寬《鹽鐵論》六十篇"之"桓"字作小字"淵聖御名"等類似情況,此爲轉運司本之典型特徵,事載《容齋續筆》^②,人所共知,則汲古閣本之參校本當又有轉運司本。

但是根據避諱情況來討論版本,尚有不少遺留問題。孫曉磊先生已經指出, 汲古閣本 "桓"字之避諱,有作 "淵聖御名"、"威"、"完"或缺末筆等各種 不同情況,此亦可説明,若原汲古閣本之底本爲一本,不可能出現如此混亂之 情況。又據汲古閣本《史記》前所列十七史各自刊刻時間,"崇禎壬午開雕班 固《前漢書》一百二十卷"、"順治乙未補緝脱簡《藝文志》一卷、《文三王 傳》《賈誼傳》《叙傳》四卷"。且所刻《漢書》最終尚缺書前顏師古《叙例》, 至於《目録》一看便知乃毛晉自爲編造。是則汲古閣本《漢書》所據之底本, 本身殘缺不全已是顯而易見,非綜合各本校勘不可,其能留闕卷、補脱簡,則 其忠實原刻殘本可知③。

總之,依目前情況,筆者定汲古閣本並没有非常單純、單一的版本來源,其直接底本爲元大德年間後、明正統年前(約元中後期)之宋景祐本後世遞修本,主要參校本爲大德本;并綜合轉運司本等做了校勘。雖然底本、主要參校本因遞修之緣故並不見得有多精善,但汲古閣本在刊刻過程中顯然進行了較爲精細的校改,形成一錯訛很少、校勘學意義上的"善本"。

今作爲《漢書》修訂底本之金陵書局本,以汲古閣本爲底本另加校勘,確 爲校勘善本無疑,現在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處理種種異文。筆者認爲,現在的態 度,應當採取承認現實主義,本來《漢書》之流傳過程中各種文本取捨之間就

① 因此,只有大德本、汲本相同的某些異文,筆者推測其本身並無特别的版本依據,僅可能大 德本在原版漫漶修補的過程中,校刻改易,而汲古閣本因之而已。

② 見《容齋續筆》卷一四《周蜀九經》條: "紹興中,分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板,其兩《漢書》内凡欽宗諱並小書四字曰'淵聖御名'或徑易爲'威'字,而他廟諱皆只缺畫,愚而自用,爲可笑也。"(洪邁撰,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中華書局,2005年,第395頁。)

③ 由此觀之,毛晉所謂"宋本",版本誤判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很難盡善盡美。既以汲古閣本——局本爲底本,現在文本如有宋人校語作爲版本依據且兩通者,不宜回改,出異文校可也,留作讀者自行判斷。但若並無版本依據,僅是依文理改動,如上文提及之"一年弟亞父復爲侯"之類,改回"一年文帝乃擇勃子賢者河内太守亞夫復爲侯"未必不是好的選擇。若由此出發,原中華點校本之校勘記,不少有重新審視之必要。

六、關於明汪文盛本

明汪文盛本在《漢書》的版本流傳過程中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存在。筆者經 對校,確認汪文盛本有不少獨特之異文,與其他各本均不相同,如《張良傳》 "其固亦足恃"句,獨汪文盛本作"固以足恃"。異文且無宋人校語作爲支撐, 顯示出其不是直接來自景祐本或慶元本,應當自有其來源。

此本最大特點是録三劉校語^①,但所録條數遠少於慶元本所附,且全書中三劉校語之分佈呈現出較爲集中的特點,或一卷中多有校語,與慶元本所附條數大致不差;或一卷中全無校語。全書有三劉校語始自《王子侯表》,清人莫友芝即已指出:"汪本自八表下每附劉氏説……"^②至於所刻校語位置則遷就顏注,大部分與校語涉及的《漢書》文本相隔較遠,顯示出不同于慶元本一系的版刻特點。又在具體文本上也與慶元本一系所録多有差異,除內容字句細微差别外,大量在慶元本中爲"劉攽"之語的校語在汪文盛本中被稱作"仲馮"(劉奉世)或"原父"(劉敞)之語,亦偶有相反的情況,與慶元本、蔡琪本明顯不同,當是源出非一系統。另有兩條校語僅見於汪文盛本而不見於其他各本。

又,汪本中所附三劉校語前所冠"原父曰"、"貢父曰"、"仲馮曰"大部分作陰文白字,少數作陽文黑字但四周加框(偶有不加框之情況)之形式,與尾崎康先生所提及之"建安十二行本"版刻特徵極爲相似,顯示出兩者似有所淵源。

《以正史爲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一書中提及,現存日本有一早於慶元本之南宋前期建安刻十二行本。"和此書^③同時刊刻的金澤市立圖書館藏《漢書》(存五卷),在顏師古注後附刻了宋劉敞、劉攽、劉奉世的三劉注(《三劉刊誤》)。"^④《正史宋元版研究》一书中有对此版《汉书》的进一步说明:"存5卷(卷九十至九十四上),半叶12行,行22字,注文双行约29字。2册。"

頁。

① 按目録前之《叙例》另附6條宋祁校語,其餘校語均爲三劉校語。

② 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9頁。

③ 筆者按,指南宋乾道七年(1171)蔡夢弼刊本《史記》。

④ 尾崎康著,陳捷譯:《以正史爲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52

字體類似所謂瘦金體,但不如《中國版刻圖録》所録《史記》《後漢書》《晉書》《唐書》諸書之秀麗。字體、行格皆近似紹興十年邵武朱中奉宅刊本《史記》。避諱闕筆不嚴,有"玄""殷""徵""構""慎"字,而"燉"字見不闕筆。刊行時間當可推定爲南宋前期末。

師古注後偶録三劉(劉敞、劉敬、劉奉世)刊誤, "原父曰""貢父曰""仲馮曰(馮曰)"作白字(少數作黑字)。較之南宋中期建刊本,既無宋祁等諸家語,即三劉語亦甚少,附注位置又不全同,然文字固然無異。①

筆者起先頗疑汪文盛本(亦每半葉十二行)源出上文所謂建安十二行本, 唯此建安十二行本現存之兩册數卷有三劉校語,今查汪文盛本對應之卷,則全 無三劉校語,未審何故,不知是否爲汪文盛本所删削。總之,汪文盛本之直接 來源尚待進一步考察。

加入三劉校語,自然是書坊刻書的特徵。惟筆者取卷四十《張陳王周傳》通校,推測汪文盛本之底本仍可最終上溯至宋官方刻本。以此卷爲例,考察現存汪文盛本版面有明顯剜補痕跡之處,綜合各本文本,可知其剜修之大體情形是將類似與"景祐本"之文字據大德本修改,此僅舉一例:"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句,同大德本,然審版式,擠刻痕跡明顯,覈景祐本并無"田榮"二字,則後添此二字可知。

至於明福建按察使周采所刻《漢書》,孫星衍《平津館鑒藏記書籍》謂 "注中載原父、貢父、仲馮三劉之説,俱以黑蓋子别之"。^② 亦有少量三劉校語, 清儒錢大昕、葉德輝早已指出,此本《漢書》系挖改汪文盛本所成^③,不復論。

七、結 語

修版與補版,本是古籍版刻中常見之現象,《漢書》之版本流變,可謂一典型,一修一補之間,舊的錯誤固然掃除,新的訛誤也常常產生,以致修無可修之際,以意亂改,狼藉滿目。不僅如此,官方性質之景祐本、大德本《漢書》在流變過程中,出現了依據坊間所刻慶元本及其所附校語進行改動之情況,兩者之文本漸有合流之趨勢,坊間慶元本之地位亦逐漸上升。明南監正式採用慶元本作爲底本刊刻新的官方刻本,清殿本承之,而先前之官方刻本,或不傳、或吸收部分慶元本之特色之後流變而爲坊間汲古閣本等。如此官刻與坊刻之間

① 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 第255-256頁。

② 孫星衍:《平津館鑒藏記書籍》, 第 68 頁。

③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五《明人刻書之精品》, 第93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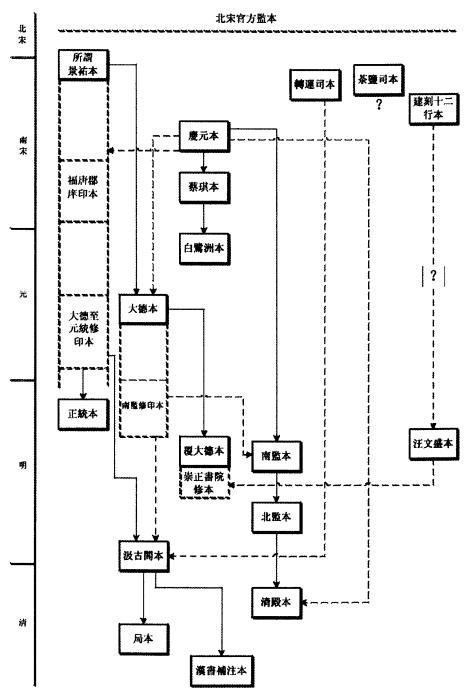
身份之轉變,不能不令人感歎。

另外需要指出,單純的異文,其實只能爲我們提供大致的印象,如果不考慮古籍版刻之修版及剜改情況,很容易在討論中被誤導。以《漢書》爲例,汪文盛本一系對後世刻本之總體影響不大,目驗而言,對後代影響最大的是景祐本及慶元本。兩者之衍生本後世又不斷互相影響,形成混合性的本子。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只考慮單純之異文,很容易陷入誤區。相反,真正調查版面之修補、考慮特殊情況之處理,會比單純統計異文所得的結論更加可靠。

感歎之餘,又有遺憾。版本的研究永無窮盡之日,新的版本層出不窮,任何一個新版本的出現,都可能導致我們對已有版本情況的認識發生變化。筆者感於近年來古籍影印事業、電子技術之進步,立足現有所見之版本,試圖提供一些新的看法供學界參考,但限於水平與條件,草就之文必然有可以改進的地方,希望得到學者之不吝賜教。

A Committee of the Comm

附一 改定存世《漢書》版本流傳示意圖



注1: 實箭頭綫表示主體繼承關係, 虚綫表示參校關係。

注2: 實綫方框表示獨立版本, 虚綫方框表示遞修本。

392 松木目录学研究 第五輯

附二 《漢書》卷四十《張陳王周傳》版本校

底本:局本。爲便翻檢,附中華書局點校本頁、行及原校記。

通校:"景祐本"、慶元本、汪文盛本、汲古閣本

参校: 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殿本

注:實則大德本、正統本業已通校。然訛誤較多,多數誤字毫無意義,今僅以參校本列此。

頁	行	局本	版本校	備註
2023	4	良年少	大德本、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 統本、汪文盛本、殿本無"年"字。 原校記:良(年)少, 景祐、殿本都無"年"字。	
2023	4	未宦事韓	"宦",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汲本、殿本同。正統本誤作"官"。汪文盛本作"嘗"。	
2023	倒1	應灼曰海神也	"應",誤。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 正統本、汪文盛本、汲本、殿本作"晉"。	
2024	6	直墮其履汜下	"汜",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殿本作"圯"。	
2024	8—9	良因怪之	大德本、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殿本無"之"字。 白鷺洲本録宋人校語曰:"宋氏校本云浙本怪字下有之字。" 原校記:良因怪(之), 景祐、殿本都無"之"字。	
2024	9	五日平明良往	大德本、汲本、殿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 本、正統本、汪文盛本無"平"字。	
2024	倒4	良因異之常習誦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 汲本、殿本同。景祐本"習"字下有"讀"字。 白鷺洲本録宋人校語曰:"宋氏校本云一本誦下有 讀字。" 原校記:常習〔讀〕誦。 宋祁説一本"習"下 有"讀"字。 按景祐本有。	是擠刻添字 痕跡明顯; 正統本"習"
2024	倒2	服説是矣	"矣",景祐本、大德本、汲本同。慶元本、白鷺 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殿本作"也"。	

頁	行	局本	版本校	備註
2025	3	愕驚貌也	"貌", 汲本、殿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 本、大德本、汪文盛本、正統本作"皃"。	
2025	11	良爲它人言皆不省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汪文盛本、汲本、殿 本同。景祐本、正統本無"良"字。	
2025	12	服虔曰官名也	"虔",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 統本、汲本、殿本同。汪文盛本誤作"度"。	
2027	2—3	沛公乃還軍霸上	"霸",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 統本、汲本、殿本同。汪文盛本作"灞"。	
2027	4	服儉素以爲資	"資",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汪文盛本、 汲本、殿本同。景祐本、正統本作"質"。 白鷺洲本録宋氏校本云: "注文爲資字,舊本 作質。"	
2027	6	今有事急	"有事",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 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殿本作"事有"。 原校記:今(有事)[事有]急, 景祐、殿本都 作"事有"。	
2028	5	如約即止不敢復東	大德本、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 統本、汪文盛本、殿本無"復"字。 白鷺洲本録宋祁校語曰:"敢字下疑有'復'字。"	
2028	9	彭越與齊王田榮反 梁地	大德本、汪文盛本、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鹭洲本、正統本、殿本無"田榮"二字。	按汪文盛本 擠刻痕跡明 顯,當是後 添 人 " 田 榮"二字。
2028	11	因舉燕伐齊趙	"伐",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汲本、殿本同。原校記:因舉燕、(伐)[代]、齊、趙。 何焯説"伐"當作"代"。按各本都作"伐",《史記》作"代"。	
2028	13	師古曰梁國之縣也	"國",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汲本同。景 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殿本作"地"。	
2029	5	今秦無道伐滅六國	"道",大德本、汪文盛本、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殿本作"德"。 白鷺洲本録宋人校語曰: "宋氏校本云浙本德字作道。"	汪 文 盛 本 有 修 。

頁	行	局本	版本校	備註
2029	倒3	於子房如何	"如何",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 汲本、汪文盛本同。大德本、殿本作"何如"。	
2030	3	示天下不復輸積	大德本、正統本、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 洲本、汪文盛本、殿本無"示"字。 白鷺洲本録宋人校語曰: "宋氏校本云浙本'天 下'字上有示字。" 原校記: (示) 天下不復輸積, 景祐、殿本都無 "示"字。	正統本擠刻添字
2030	4	左親戚	"左",大德本、正統本、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汪文盛本、殿本作"離"。注同。白鷺洲本绿宋祁校語曰:"'離親戚',浙本離作左。左者言其乖避而委離之,若只作離字,則不須用注也。" 原校記:(左)〔離〕親戚, 景祐、殿本都作"離",注同。	
2030	8	求借所食之箸用指 畫也	"求",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汲本、殿本同。汪文盛本作"前"。	
2030	8	或曰前世湯武箸明 之事	"世",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 文盛本、汲本、殿本同。景祐本作"出"。	
2030	11	表謂顯異之	"之",景祐本、大德本、正統本、汲本、殿本同。 慶元本、白鷺洲本、汪文盛本作"也"。	
2031	3	故云無復立者	"立",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 統本、汪文盛本、殿本同。汲本誤作"玄"。	·
2031	4	若復立六國皆橈而 從之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汲本、殿本 同。景祐本、汪文盛本重"國"字。	
2031	8	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爲假齊王	大德本、汪文盛本、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 鷺洲本、正統本、殿本無"假"字。 白鷺洲本録宋祁校語曰:"齊王上疑有假字。"	按汪文盛本
2031	12	運籌策帷帳中	"帳",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 統本、汪文盛本、汲本、殿本作"幄"。	
2031	倒2	從復道望見諸將往 往數人偶語	"復",景祐本、大德本、正統本、汲本、殿本同。	

頁	行	局本	版本校	備註
2032	3	故相聚而謀反耳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 汲本、殿本同。景祐本無"而"字。 白鷺洲本録宋人校語曰:"宋本云監本、杭本、越 本聚下無而字,浙本添。"	正統本擠刻添字
2032	7	師古曰復讀曰複	景祐本、大德本、正統本、汲本、殿本同。慶元 本、白鷺洲本、汪文盛本"復""複"二字互乙。	
2032	倒3	其固亦足恃	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汲本、殿本同。汪文盛本此句作"固以足恃"。	
2032	倒3	田地薄四面受敵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 汲本、殿本同。景祐本無"田"字。 白鷺洲本録宋祁校語曰:"監本、越本無田字,浙 本添。"	正統本擴刻添字
2033	3	黽黽池也	此句大德本、正統本、汲本同。景祐本、汪文盛本作"黽,池",慶元本、白鷺洲本、殿本作"黽,池也"。 白鷺洲本録宋祁校語曰:"注文當作'殽,殽山也。黽,黽池也'。"	正統本擔刻添字
2033	7	輓引也輓音晚	"晚",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 統本、汲本、殿本同。汪文盛本作"挽"。	
2033	8	可備贍給	"贍給",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 正統本、汲本、殿本同。汪文盛本作"詹合"。	
2033	倒1	四人年老矣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 汲本、殿本同。景祐本無"矣"字。	
2034	1	因使辯士固請	"辯",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 統本、汪文盛本、汲本同。殿本作"辨"。	
2034	6	角里先生	"角", 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 汲本同。景祐本、大德本、殿本作"甪"。	
2034	6	所謂商山四皓也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汲本、殿本 同。景祐本、汪文盛本無"商山"二字。	正統本擠刻添字
2034	10	乃説建成侯曰	"建",景祐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汲本、殿本同。慶元本、白鷺洲本作"武"。	

頁	行	局本	版本校	備註
2034	+	皆爲上定天下梟 將也		IN GLL
2034	12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 愛子上明代太子位 必矣。	大德本、汪文盛本、汲本同。景祐本、殿本"上"字下有"曰"字,"明"字下有"其"字。慶元本、白鷺洲本"明"字下有"其"字。正統本"上"字下有一字空白,"明"字下有"其"字。白鷺洲本録宋人校語曰:"舊本作'上曰終不使不肖子'。" 録劉攽校語曰:"曰字後人妄加。" 原校記: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 景祐、殿本都有"曰"字"其"字,《史記》同。	"日"字字 有一年 中。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2035	5	太子嗣君貴已極矣	"極",景祐本、大德本、正統本、汲本、殿本同。 慶元本、白鷺洲本、汪文盛本作"至"。	
2036	2	天下莫不延頸願爲 太子死者	景祐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汲本、殿本 同。慶元本、白鷺洲本無"天下"二字。	
2036	5	調謂和平之	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汲本、殿本 同。正統本"調"字誤作"謂"。汪文盛本此句作 "護謂和平也"。	
2036	5	護謂保安之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 汲本、殿本同。景祐本無"安"字。 又,正統本句末"之"字作"也"。	
2036	倒3	師古曰若亦汝也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 汲本、殿本同。景祐本無句末"也"字。	正統本擠刻 添字
2037	3		景祐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 汲本、殿本同。慶元本"音"字上衍"又"字。	
2037	7	人生一世	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 統本、汪文盛本、殿本"世"字下有"間"字。 原校記:人生一世〔間〕, 景祐、殿本都有 "間"字,《史記》同。	
2037	12	神農時爲雨師服 水玉	"玉",大德本、汪文盛本、汲本、殿本同。景祐 本、正統本作"王",慶元本、白鷺洲本作"土"。	
2037	倒2	師古曰食讀曰飤	"飢",景祐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汲本、殿本同。慶元本、白鷺洲本作"飯"。	

頁	行	局本	版本校	備註
2038	4	陳平陽武户牖鄉 人也	大德本、汲本、殷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無"鄉"字。 白鷺洲本録宋人校語曰:"劉氏校本云:一本'户牖'下有鄉字,景德監本無。"	
2038	倒 3—4	然門外多長者車徹	"徹",大德本、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 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殿本作"轍"。	
2038	倒3	吾欲以女孫予陳平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 汲本、殿本同。景祐本"女"字下無"孫予" 二字。 白鷺洲本録宋人校語曰:"宋氏校本云越本無'孫 予'二字。"録劉攽校語曰:"'吾欲以女陳平', 女下少一與字。"	正統本擔刻添字
2038	倒1	事嫂如事乃母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 汲本、殿本同。景祐本無"事"字。	正統本擠刻 添字
2039	3	師古曰負謂偝也	"俏",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汲本、殿本同。大德本作"背"。正統本作"偕"。汪文盛本作"倚"。	
2039	倒1	度河船人見其美 丈夫	"船",大德本、汪文盛本、汲本、殿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作"船"。下同。	
2040	3	師古曰悍音下旦反	"悍",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 文盛本、汲本、殿本同。景祐本誤作"稈",版刻 誤字。	
2041	5	今又從吾游	"游",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 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汪文盛本、殿本作 "遊"。	
2041	7	赢身來不受金無以 爲 資	"赢",正統本、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 本、汪文盛本、殿本作"赢"。大德本漫漶不清。	
2041	倒1	師古曰遂猶竟也	大德本、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殷本無句末"也"字。 白鷺洲本録宋祁校語曰:"注末當有也字。" 原校記:遂猶竟(也)。 景祐、殿本都無 "也"字。	

頁	行	局本	版本校	備註
2042	1	項王弗聽	"弗",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 統本、汲本、殿本同。汪文盛本作"不"。	
2043	7	師古曰疽癰瘡也	"癰",汪文盛本、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 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殿本作"癕"。	
2044	3	陛下弟出僞游雲夢	"弟",景祐本、大德本、正統本、汲本同。慶元 本、白鷺洲本、汪文盛本、殿本作"第"。注同。	
2044	倒 5	師古曰言出郊遠迎謁也	大德本、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殿本"出"字上無"言"字且"郊"上有"其"字。 原校記:出〔其〕郊遠迎謁也。 景祐、殿本都有"其"字。	
2045	3	獨見雒陽與是耳	"雒",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 統本、汲本、殿本同。汪文盛本作"洛"。	
2045	4	於是召御史	"召",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殿本作"韶"。原校記:於是(召)[韶]御史, 景祐、殿本都作"韶"。	
2045	7	孟康曰中山蒲陰縣	"蒲",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汲本、殿本同。汪文盛本作"浦"。	
2045	倒4	平乘馳傳載勃代 噲將	大德本、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殿本"平"字上有"陳"字。白鷺洲本録宋人校語曰:"宋本云景祐本無陳字,校添。" 原校記: 〔陳〕平乘馳傳 景祐、殿本都有"陳"字。	又,正統本 "載勃"二 字作墨釘。
2045	倒3	又吕后女弟吕須夫	"女弟",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 汪文盛本、汲本、殿本同, 景祐本無"女"字。 又,"須", 景祐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 汲本 同。慶元本、白鷺洲本、殿本作"嬃", 下同。	正統本擠刻添字
2046	1	陳其短失過惡於上謂譖毀之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 汲本、殿本同。景祐本無"謂"字。 白鷺洲本録宋祁校語曰:"景德本註文無謂字,校 本添。"	正統本擔刻添字

頁	行	局本	版本校	備註
2046	11	言畏讒毒己者得其 成計	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 文盛本、汲本、殿本同。 原校記: 言畏讒毒己者得(其成)[成其]計。 王先謙説"其成"字誤倒。	
2047	7	問丞相平及絳侯周 勃等	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殿本"丞相"字上有"左"字。原校記:問〔左〕丞相平 景祐、殿本都有"左"字。	
2047	8	始與高帝唼血而盟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 汲本、殿本同。景祐本無"血"字。 白鷺洲本録宋本云:"浙本無而字。"	正統本擠刻添字
2047	10	全社稷定劉氏後	"定",景祐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汲本同。慶元本、白鷺洲本、殿本作"安"。	
2047	倒3	師古曰唼小 歡 也音 所甲反	景祐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 汲本、殿本同。慶元本脱句末"反"字。	
2047	倒2	廷争謂當朝廷而 諫争	"争",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 統本、汲本、殿本同。汪文盛本作"静"。	
2048	5	鄭氏曰不立治處	"氏",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 統本、汲本、殿本同。汪文盛本作"古"。	
2049	1—2	於是乃以太尉勃爲 右丞相	景祐本、大德本、正統本、汲本、殿本同。慶元 本、白鷺洲本、汪文盛本無"勃"字。	
2049	4	問天下錢穀—歲出 入幾何	景祐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汲本、殿本 同。慶元本無"出人"二字。汪文盛本無 "問"字。	
2049	5	平曰各有主者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 汲本、殿本同。景祐本無"各"字。 白鷺洲本録宋祁校語曰:"越本無各字。" 原校記: (各)有主者。 宋祁説越本無"各" 字。 按景祐本亦無。 王念孫説無"各"字是。	正統本擠刻添字
2049	9	又欲彊對邪	"强",廖元本、白鷩洲本、汲本、殿本同。景祐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作"强"。	

頁	行	局本	版本校	備註
2049	10	勃謝病請免相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 汲本、殿本同。景祐本無"病請"二字。 白鷺洲本録宋祁校語曰:"越本無'病請'二字。" 原校記:勃謝(病請)免相, 宋祁説越本無 "病請"二字。 按景祐本亦無。	正統本擠刻添字
2050	3	坐略人妻棄市	"市",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 統本、汪文盛本、殿本同。汲本作"主"。 原校記:坐略人妻棄(主)[市]。 景祐、汲古、 殿、局本都作"市","主"字誤。	
2050	4	辟陽侯食其免後三 歲而爲淮南王所殺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 汲本、殿本同。景祐本無"後"字。	正統本擠刻添字
2050	6	吾世即廢亦已矣終 不能復起	大德本、汪文盛本、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 鷺洲本、正統本、殿本無"終"字。 白鷺洲本録宋祁校語曰:"'不能'字上疑有 終字。"	按汪文盛本 擠刻,是添 "終"字。
2050	7	願得續封	大德本、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殿本句末有"之"字。 白鷺洲本録宋祁校語曰:"浙本無之字。"	
2050	9	掌妻衞子夫之姊	"妻",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 統本、汪文盛本、殿本同。汲本誤作"表"。	
2050	10	周勃沛人	大德本、正統本、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 洲本、汪文盛本、殿本句末有"也"字。 白鷺洲本録宋祁校語曰:"'沛人也',也字可删。"	按正統本 "人"字空 有一應是删 去"也"字。
2050	10— 11	材官引强	"强",景祐本、大德本、正統本、汲本、殿本同。 慶元本、白鷺洲本、汪文盛本作"彊",注同。	
2050	倒3	許慎云葦薄爲曲也	"葦",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 文盛本、汲本、殿本同。景祐本作"韋"。	
2051	2	攻蘭虞取之	"蘭",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汲本、殿本同。原校記:攻(蘭)[蒙]、虞,取之。 齊召南説《史記》作"攻蒙、虞","蘭"當作"蒙"。 王先謙説地無"蘭虞"名,齊説是。	

頁	行	局本	版本校	備註
2051	倒2	尸即尸鄉	上"尸"字,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汲本、殿本同。汪文盛本誤作"户"。	
2052	7	食絳八千二百八 十户	"二",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汲本、殿本同。景祐本作"一"。汪文盛本作"三"。	
2053	5	陳豨屠馬邑	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殿本"陳"字上有"擊"字。 原校記: 〔擊〕陳豨, 景祐、殿本都有"擊"字,《史記》亦有,此脱。	
2054	5	勃爲人木强敦厚	"强",景祐本、大德本、正統本、汲本同。慶元本、白鷺洲本、汪文盛本、殿本作"强",注同。	
2054	5	勃不好文學每召諸 生説士	"士",景祐本、大德本、正統本、汲本同。慶元 本、白鷺洲本、汪文盛本、殿本作"事",注同。	
2054	9	如淳曰勃自東鄉	"鄉",慶元本、白鷺洲本、汲本、殿本同。景祐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作"向"。	按景祐本正 文亦作"鄉", 與注文不同。
2054	10	臣瓚曰令直言勿稱經書也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 汲本、殿本同。景祐本"勿"作"物",且無 "書"字。	正統本擴刻添字
2054	12— 13	十年高后崩	"十",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 文盛本、汲本、殿本同。景祐本作"十一"。	景祐本"十 一"二字占 一字位置。
2054	倒2	於是陰謀乃爲	"乃",大德本、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 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殿本作"以"。 原校記:於是陰謀(乃)[以]爲 景祐、殿本都作"以"。 王先謙説作"以"是。	
2055	5	宦者令張釋諭告 亦去	"宦",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汪文盛本、 殿本同。大德本、正統本、汲本作"官"。 原校記:有數人不肯去,(官)[宦]者令張釋論 告,亦去。 景祐、殿、局本都作"宦" 王先 謙說作"宦"是。	
2055	6	滕公曰就舍少府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汪文盛本、汲本、殿 本同。景祐本、正統本重"舍"字。	

頁	行	局本	版本校	備註
2055	9	師古曰仆頓也音赴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汪文盛本、汲本、殿 本同。景祐本、正統本"音"字上更有"仆"字。	
2055	倒1	上復用勃爲丞相	大德本、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殿本無"丞"字。 白鷺洲本錄宋祁校語曰:"浙本相字上有丞字。" 原校記:上復用勃爲(丞)相。 景祐、殿本都無"丞"字。	
2056	2	以久當之即禍及矣	"以久當之",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殿本"之"字下有"不去"二字。 又,"即",景祐本、大德本、正統本、汲本同,慶元本、白鷺洲本、汪文盛本、殿本作"則"。 又,"及",景祐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汲本、殿本同,慶元本誤作"反"。 原校記:以久當之〔不去〕,即禍及矣。 景祐、殿本都有"不去"二字。 王先謙说此脱。	÷.,
2056	9	於是使使持節赦勃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汲本、殿本 同。景祐本、汪文盛本不重"使"字。	
2056	10	然安知獄吏之貴也	大德本、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殿本無"然"字。 白鷺洲本録宋祁校語曰:"浙本'安知'字上有 '然終'字。"	et e
2056	倒3	冒 覆 也老人所以 覆 其頭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 汲本、殿本同。景祐本無"以"字。	正統本擠刻 添字。另, 此句大德本 脱"其" 字,補 版 所致。
2056	倒1	綰謂引結其組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 汲本、殿本同。景祐本無 "結"字。	

頁	行	局本	版本校	備註
2057	3	一年弟亞夫復爲侯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汲本、殿本同。景祐本、汪文盛本 "一年"下有"文帝乃擇勃子賢者河内太守"十二字,無"弟"字。白鷺洲本録宋祁校語曰: "景祐本'一年'下有'文帝乃擇〔勃〕子賢者河内太守'十二字。予據後言'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於文次第方及耳,不容先更於此重複見也。若更存此,則河内太守三處再見,班固之筆,必不然也,今去之。"原校記:一年,〔文帝乃擇勃子賢者河内太守〕(弟)亞夫復爲侯。 錢大昭説閩本無"弟"字,"亞夫"上多十二字。 按景祐本同閩本。	按正統本對 應位置留十 二字空白。
2057	7	然既已貴如負言	"已",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 文盛本、汲本、殿本同。景祐本作"以"。	
2057	倒3	縣在渤海地理志作 蓨字	"渤",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殿作"勃"。 "蓨",景祐本、大德本、正統本、汲本同。慶元本、白鷺洲本、殿本作"修"。 白鷺洲本绿宋祁校語曰:"修當作蓨,《集韻》音桃,云周亞夫所封。"	
2057	倒2	文帝後六年匈奴大 人邊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 汲本、殿本同。景祐本無"後"字。	正統本擠刻添字
2057	倒1	上自勞軍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 汲本、殿本同。景祐本無"軍"字。	正統本擠刻添字
2059	3	問鄧都尉爲畫此計	"問",景祐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 文盛本、汲本、殿本同。慶元本誤作"間",版刻 誤字。	
2059	倒 5	師古曰抵至也	"抵",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 文盛本、汲本、殿本同。景祐本誤作"祗",版刻 誤字。	
2059	倒4	謂右去行遲止一二 日也	"止",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汲本、殿本同。汪文盛本誤作"正"。	
2060	5—6	於是諸將乃以太尉 計謀爲是	"計謀",景祐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 汲本、殿本同。慶元本、白鷺洲本作"謀計"。	

頁	行		版本校	備註
	10	五歲遷爲丞相	"遷",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汪文盛本、 汲本、殿本同。景祐本、正統本作"廼"。	
2060	10	亞夫固争之不得	"得",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殿本同。汲本作"待"。原校記:不(待)[得]。 錢大昭説"待"當作"得"。 按景祐、殿本都作"得"。	,
2060	倒3	實長君在時竟不得 封 侯	汲本同。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 統本、汪文盛本、殿本無"封"字。	
2060	倒2	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	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 汲本、殿本同。景祐本重"與丞相計之"五字。 白鷺洲本録宋祁校語曰:"景本'計之'字下又有 '與丞相計之'五字。"又,現存景祐本批註則作: "浙本但有一'與丞相計之'。"	
2061	10	師古曰功臣表云唯徐盧	"唯",景祐本、大德本、正統本、汲本同。慶元 本、白鷺洲本、汪文盛本、殿本作"睢"。	
2062	7	如淳曰工官官名也	景祐本、大德本、正統本、汲本、殿本同。慶元本、白鷺洲本不重"官"字。汪文盛本無"也"字。	按景祐本已 是擠刻。
2062	9	書之於簿一一問之也	"一一",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汲本、殿本同。大德本作"上"。正統本不清。汪文盛本作"以"。	
2062	倒2	亞夫果餓死死後	景祐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汲本同。慶 元本、白鷺洲本、殿本不重"死"字。	
2063	8	悟者言其可驚悟	两"悟"字,景祐本、大德本、正統本、汪文盛本、汲本同。 慶元本、白鷺洲本、殿本分别作"梧""梧"。	
2064	1	師古曰乃汝也	"師",景祐本、慶元本、白鷺洲本、大德本、正 統本、汪文盛本同。汲本誤作"所"。	

頁	行	局本	版本校	備註
卷末		张步曰曰上橋之沂從及詳云土誤音下傳下音應文顏非服乃有切楚本汜文作云邳頤劭穎師汜説詩汜據謂從合直史良汜楚曰曰古水是云水許橋土從瓊字管上人汜沂曰也臣江縣慎爲傳土其校從服謂水水下又佖有字説圯寫作履定容虔橋之上邳非按汜音文在蓋頤汜	按此段校語,景布本、大德本、正統本、四段正文及注,慶元本、白鹭洲本、王文盛本置於常處正文注後,故不出正文及注。 "良當從容步游下及之,是當人不出。」 "是當人不出。」 "是當人不出。」 "是當人不也。" "是當人不也。 "是當人不也。」 "是一個人工工,是一個人工工工,是一個人工工工,是一個人工工工,是一個人工工工,是一個人工工工,是一個人工工工工,是一個人工工工工,是一個人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是一個人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馬清源: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